民國叢書

第五編

・5・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5 ·

哲學 · 宗教類

老子集訓　陳柱 編

老子正詁　高亨 著

老子校詁　蔣錫昌 著

上海書店

老子集訓

陳柱編

老子集訓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陳柱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NOTES ON LAO TZU

By

CHEN CHU

1st ed., Dec., 1927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老子集訓自序

丙寅秋，承無錫國學館唐館長之命，爲諸生講老子，籌箸竟日，苦不得善本。蓋自有老子書以來，箸者不下數百家，以其爲書只五千言，又語屬玄虛，易於馳騁肊造也。其中卓然出羣者，顧亦頗不少。然其爲書皆不能無所偏。夫有所偏重，則必有所偏輕。有所偏有，則必有所偏無。者好不同，各從其志，固亦無得而譏焉。然而以之授學者則難矣。何者？主說理者遺攷證，則文字之譌奪不知，而理不能無謬矣；尙攷異者遺訓詁，則文字之得失莫辨，而異乃無所適從矣；重樸學者去論說，則義恉之精奧未明，而樸乃無所用矣。凡此皆治古書者之通病，非獨於老子然也。吾嘗謂治古書當先從事於攷證，訓詁，以求通其文詞，而後義理可明。故嘗以之注易注書。最近乃及於墨子，成定本墨子閒詁補正若干卷，約四十餘萬言，以求讀其句讀；又成墨學十論若干卷，亦約十餘萬言，以求通其學說。近於老子亦頗欲依法爲之。然近爲諸生講論墨子，則又頗苦乎爲書之太多。苟非專門之學，而欲於一二年畢其業，實勢所不能。故今於

老子不得不稍變其法矣。於是發憤敗門成集訓上下篇。於攷異，訓詁，說理，三者。既力求其備，復力求其簡。所以便吾之講授，與學者之肄誦而已。書既成，友人請公諸世，爰復述其大意於簡端曰：嗚呼！老子之微言大義，深矣，遠矣。雖更僕說，不能盡也。然簡而言之，老子不自云乎。『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則愛人矣。『儉，』則有餘力以愛人矣。『不敢天下先，』則無有從事乎爭以害人者矣。顧或者疑『不敢爲天下先』爲畏怯，然老子不自云乎？『慈故能勇。』然則『不敢爲天下先』者，非不勇之謂也。戒乎爲善之近名，爲惡之近刑；一有先人之念，則爭心隨之而起，而殺機萌也。故老子之學，可以一言蔽之曰：去私而已。故其言曰：『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非公之至其孰能至於斯？嗚呼！此可爲今世藥石矣。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　　北流陳　柱序於無錫國學館

老子集訓凡例

一　每章注文，錄在每章之後，其屬於某句者，以（一）（二）（三）等數字識之，以便觀覽。

二　注家之說，各有不同，而足資參攷者，亦並錄入，備學者之折衷。

三　本書於攷異，訓詁，釋義，音均，四者均力求其備，亦力求其簡。

四　本書文字，與今通行本不同者頗衆，均係據六朝，唐，宋，明，善本，及名家精校改正。然必注明出處，以免妄改之譏。

五　古說以文子，莊周，韓非，爲最古。近說以嚴復爲最善，具有泰西哲學眼光，故采錄尤多。

六　老子異文，以畢沅攷異，馬敍倫覈詁，羅振玉攷異，爲最博。羅氏所採尤古：其稱景龍本者，景龍二年易州龍興觀爲國造；御注本者，開元二十六年易州刺史田仁琬立；廣明本者廣明元年十二月建；景福本者景福二年立；皆唐石本也。其稱敦煌本者，敦煌石室所出六朝，唐寫殘本，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等本之殊，故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等本之

號。其庚本則六朝寫本，他皆唐寫本也。其稱英倫本者，則日人狩野氏據英倫圖書館唐寫殘卷所校者也。

七　引用姓氏

文子　列子僞書　莊子　韓非子　河上公僞書　淮南子　許慎　王弼

郭象　蘇轍　呂惠卿　王雱　李嘉謀　朱熹　葉夢得　王應麟　吳澄　王道

焦竑　李戴贄　張爾歧　紀昀　王念孫　錢大昕　姚鼐　畢沅　洪頤煊　魏源

俞正燮　高延第　徐大椿　蘇時學　陳澧　俞樾　吳汝綸　孫詒讓　陶方琦

譚獻　嚴復　劉師培　陶鴻慶　章炳麟　王樹柟　馬其昶　易順鼎　馬敍倫

羅振玉　姚永概　李哲明　熊季廉　李慈明　徐紹楨　楊增新　胡適　奚侗

繆篆　羅運賢

史記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

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名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事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淸靜自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老子集訓上篇

北流陳　柱柱尊著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㈡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㈢此兩者同，出而異名。㈣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㈤

㈠韓非子解老篇：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

無攸易，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莊子知北游篇：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俞正燮云此二語道名與他語道名異。此云道者言詞也，名者文字也。文子道原云：『書者言之所生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精誠云『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皆其麤也。』上義云：『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淮南本經訓云：『至人鉗口寢說，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麤也。晚世學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道應訓云：『桓公讀書堂上，輪人曰：「獨其糟粕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以老子道爲言詞，名爲文字。

嚴復云：常道常名，無對待故，無有文字言說故，不可思議故。

㈡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茲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无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杜按：莊子所謂『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卽老子所謂無名也；所謂『自无適有』，卽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卽老子所謂有名也：『自有適有』卽老子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

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本「無」皆作「无」，下並同。御注石本作「無」。又景龍御注敦煌三本均無「之」字。河上本有。杜按說文亡部無下云：「亡也，从亡，𣞤聲。无，奇字無也。通於元者，虛无道也。」

王應麟云：首章以有無字斷句，自王介甫始。

㊂嚴復云：不言無物，而曰無欲。蓋物之成必有欲者，物果而欲因也。棄果言因，於此等處，見老子精妙，非常智之可及也。

畢沅云：古無「妙」字，易「妙萬物而爲言」，王肅本作「眇」，董遇注易曰：「眇，成也。」

馬叙倫云：「妙」當爲「杪」。說文「杪，木標末也。」後同。「徼」當作「竅」。說文「竅，空也。」「竅」與「杪」對言。

莊子庚桑楚曰：「出無竅，有所入而無竅者有長，有長而無剽者宙也。」亦「竅」與「標」對，「剽」卽「杪」借字。

杜按：莊子知北游篇「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此無欲所以觀妙也。蓋無欲乃無名之竟，天地之始也。有欲乃有名之界，自无適有，巧歷不能得，所以觀其徼也。

㊃嚴復云：「同」字逗，一切皆從「同」得。玄所以稱衆妙之門，卽西人所謂(Summum genus)。周易「道通爲一」，「太極無極」諸語，蓋與此同。

㊄嚴復云：西國哲學所從事，不過此十二字。

俗本「玄」均因避清諱作「元」，玆据宋刊河上公本（商務館影印本）及閔本改正。說文玄部云：「玄，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

也。」幺部云：『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夫玄从入覆幺，即同謂之玄之義；从幺即玄之又玄；从入即衆妙之門也。

晉均　道道均。　名名均。　始母均。劉師培云：『母字古讀若海。故詩葛藟母與涘協，將仲子母與子里杞協。』奚侗云：『始涘皆從㠯聲。』妙徼均。　玄玄門均，奚侗云：『素問天元紀大論元與天均；楚辭遠遊天與聞均，聞從門聲。』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㊀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㊁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敎；㊂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㊃

㊀嚴復云：南華以逍遙遊爲第一，齊物論爲第二，養生主爲第三。老子首三章亦以此爲次第。蓋哲學天成之序也。人唯自知拘虛，大其心，擴其目，以觀化，而後見對待之物，無不可齊，而悟力最要之所在也。○試舉一物爲喻，譬如空氣，爲生物所不可少。然不覺眼前食氣自由之爲幸福也。使其知之，則必有失氣之惡閱歷而後能耳。

杜按莊子秋水篇云：「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此魚未知水之美也，是誠異美矣。大宗師篇云：「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夫「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則知水之美矣，然其不美也孰甚？美善二字渾言無別；析言之，則美字从大指形言，善字从誩，或从言，指名言。

㊁嚴復云：形氣之物，無非對待。非對待則不可思議。故對待爲心知止境。

㊂河上公章句云：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疾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无不動亂。

杜按莊子知北游篇黃帝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以聖人行不言之教。」大宗師篇「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云：「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㊃奚侗云：萬物賴以興作，不辭其勞，三十章所謂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也。「辭」乃「辤」之借字。顧歡本，龍興碑本，范應元本均作萬物作而不爲始。「始」乃「辤」之誤字。「辭」籀文作「辝」。「辝」因殘缺誤作「始」，遂增「爲」字，以足其誼。

李嘉謀云：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爲，非我之爲，順物而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於末而居於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音均，已已均。生成傾均。和隨均。事辭有特均。居居去均。奚侗云：之虞音變，如母音變入虞。列子以姬爲居也。

杜按古有雙聲轉音爲均者，如詩緜篇「周原膴膴」與「堇荼如飴」爲均，是也。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㊀使民心不亂。㊁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㊂使夫智者不敢爲也。㊃爲無爲，則無不治。㊄

㊀章炳麟云：老聃不尚賢，墨家以尚賢爲極，何其言之反也。循名異，審分同矣。老之言賢者，謂名譽談說才氣也。墨之言賢者，謂才力技能功伐也。不尚名譽，故無朋黨，不尊談說，故無游士；不貴才氣，故無驟官。然則才力技能功伐舉矣。

陳澧云：不尚賢使民不爭，司馬溫公注云：「賢之不可不尚，人皆知之；其末流之弊，則爭名而長亂，故老子矯之。」此一矯字，足以盡老子之學矣。

嚴復云：試讀布魯達奇英雄傳中來刻谷士一首，考其所以治斯巴達者，則知其作用與老子同符。此不佞所以云黃老爲民主治道也；尙賢，君主治要也。

杜按此章承上章而言。莊子庚桑楚篇言庚桑楚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畏壘大壤（穰同）。民欲尸祝社稷之。桑庚楚不釋，曰：「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此卽發明爲而不恃，功成弗居之恉。弟子云：「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已然。」庚桑子斥爲「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又曰：「尊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卽發明不尙賢之旨；疑古與上章本爲一章也。

(二)宋本、閔本、日本天明本羣書治要引，均無「民」字。紀昀云：「各本俱無民字，惟永樂大典有之。」劉師培云：「文選東京賦注易艮卦釋文引，並無民字。蓋唐初避諱删此字也。古本實有民字，與上二句一律。淮南道應訓引無民字，疑後人據唐本删。

(三)宋本「聖人」下無「之」字。

嚴復云：虛其心所以受道；實其腹，所以爲我；弱其志，所以從理而無所攖；強其骨，所以自立而幹事。

(四)蘇轍云：不以三者衒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

(五)「無不治，」一本作「無不爲。」

釋篆云：老子言「無爲，」不言「爲此無爲。」韓非有云：「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以無爲無思爲虛，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解老此謂無爲不待有意爲之；無術者欲爲此無爲，是大謬也。取譬證之，如淮南子云：「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自註有即又字爲其所止矣。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今觀老子書，或單言「爲，」如云：「爲而不恃，」二章十章五十一章「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是也。八十一章或單言「無爲，」如云：「處無爲之事，」二章「無爲之益，」四十三章「不爲而成，」四十七章「聖人無爲，故無敗，」是也。六十四章或兼言「爲無爲，」如云「爲無爲則無不治，」三章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三十七章「爲無爲而無不爲」是也。四十八章○其六十三章「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乃謂有爲乎無爲有事乎無事有味乎無味也 文語奧衍，似難思議。故太史公自序云：「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篆按老子書中「爲無爲」本分兩者，謂有爲者，有不爲者，則無不治矣。老子句讀，第三章爲讀無爲讀則無不治句。第四十八章爲讀無爲讀而無不爲句。

音均　腹骨欲均。　爲治均。蓋歌之音變也。

四章

道，盅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㊁ 湛兮似或存，

㊂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㊃

㈠「盅」一本作「沖，」今從許愼說文正。「或」唐景龍碑作「久，」羅振玉云：燉煌本作「又，」乃久之譌。柱按說文皿部云：「盅，器虛也。从皿，中聲。老子曰：道盅而用之。」

嚴復云：此章專形容道體，當翫或字與兩似字，方爲得之。蓋道之爲物，本無從形容也。

㈡俞樾云：釋文河上公本「紛」作「芬。」然「芬」字無義。此句亦見五十六章，河上公於此注云：紛，結恨也。當念道無以爲解釋。於彼注云：紛結恨不休。當念道無爲以解釋之。注義大略相同。則河上公本「芬」當讀爲「忿。」羅振玉云：景龍御注燉煌三本作忿。

譚獻云：五十六章亦有挫其銳四句，疑羼誤。

馬敍倫云：挫爲剉之借字。莊子山木篇「廉則剉，」呂氏春秋必已篇引作「剉，」是其通假之證。說文曰：「剉折傷也。」

馬其昶云：銳所以解紛，今挫其銳以解紛；光所以出塵，今和其光以同塵；不盈之用如此。

㊂「或」宋河上本作「若。」奚侗云：道不可見，故云湛。說文「湛，沒也。」小爾雅廣詁，「沒，無也。」道若可見，故云似若存，十四章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二十一章，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卽此誼。「或」當訓「常，」與上

文『或不盈』『或』字同。故開元刻作常存。河上本『或』作『若』非。

㊃羅運賢云：象猶似也，擬度之詞。『帝』於文从上，至高無上者天也。祭義『唯聖人爲能饗帝』，鄭注：『帝天也。』『象帝之先』言似有在天以前也。舉天以賅地，卽未有天地之時。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則帝之先卽道矣。『誰之子』，卽誰子。

莊子知北游篇『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浮沈，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存若亡，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柱按此『本根』卽老子所謂『帝之先』。『帝』字本象蒂帝之形。草木生於本根，本根生於果實，果實生於蒂帝，蒂帝又復生於本根，如此循環，孰是所生，故曰：『吾不知誰氏之子。』雖不知其所生，然亦必有其生之本，故曰：『象帝之先。』

晉均　盅盈宗均，奚侗云：東庚之變，如二十四章以功韵明，莊子在宥篇以蟲韵情成鳴也。　紛塵存先均。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㊀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㊁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㊀莊子天運篇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

王弼云：『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嚴復云：『此四語括盡達爾文心理。至哉王輔嗣。』

日本天明本羣書治要引『芻』作『蒭』。下同。杜按說文有『芻』無『蒭』，蒭俗字也。芻狗新陳代謝之物。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萬物之生死代謝；聖人無心於愛人，而任政教之新陳代謝。莊子徐无鬼篇云：『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卽發明有心爲仁義之害。又莊子天道篇云：『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爲而天下功。』亦卽發明此恉。

㊁羅振玉云：景龍御注二本均無『乎』字。易順鼎云：文選文賦注引『間』作『門』，蓋別本，與『衆妙之門』，『玄牝之門』同義。杜按說文有『閒』無『間』。門部云：『閒隙也。』

杜按橐籥虛則不可竭，人虛則不可窮，多言則不虛矣。莊子齊物論『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夫是非無窮，則吾窮矣。故不如守中也。又按老子『絕聖』

而不能不稱「聖人」；言「知善爲不善，」而不能不稱「上善。」故一著言說，便爲不窮也。

㊂嚴復云：屈音掘，竭也。虛而不屈，虛而不可竭也。大力常住，動而愈出，由繩入濰。羅振玉云：「愈」景龍本作俞。

音均，仁仁均。狗狗均。屈出均。窮中均。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㊁用之不勤。㊂

㊀列子天瑞篇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俞樾云：「谷」河上本作「浴。」「浴」者「谷」之異文，「谷」者「穀」之段字，毛傳穀，養也。

洪頤煊云：「谷」「浴」並「欲」之借字，易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孟喜本作「浴，」其例證也。

嚴復云：以其虛故曰谷，以其因應無窮故稱神，以其不屈俞出，故曰不死；三者皆道之德也。然猶是可名之物，故不爲根。乃若其所以出者，則眞不二法門也。

㈡羅振玉云：景龍御注二本均作「玄牝門天地根。」景福本「緜」下有「兮」字。

㈢嚴復云：萬物皆用之而不屈愈出，故曰用之不勤。勤猶勞倦也。勤則死矣。

晉均。 死牝均。 門根存勤均。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㈠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㈡

㈠嚴復云：形氣之物，莫不毀者。天下有自生之物而長生者乎？此探精鍊神之家，所以不待攻而其說破也。凡讀易老諸

書，遇天地字而只宜作物化觀念，不可死向蒼蒼摶摶者作想，苟如是則必不可通矣；如遇聖人，亦只宜作聰明睿知有道之人觀，不必俱漢宋諸儒成見若四靈爲物，古有今無，或覓千世不一見也。

杜按此章承上章而言，上章之「不死」，即此之「不自生」也。

㈠奚侗云：「自後其身，自外其身，是謂無私。身以後之而常先，外之而常存，是以無私乃以成私矣。」魏源云：「河上本無「非邪」字。然以上文「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文法例之，似衍「非邪」兩字。今見宋河上本仍與王弼本同。不知魏氏所見何本？高延第本亦無「非邪」字。杜按宋本河上公注云：聖人爲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乎」字正釋「邪」字語氣。則河上本原有「非邪」二字者是也。

音均。生生均。先存私均，私字音變與先均，猶西施又作先施。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㈠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㈡正，善治；事，善時，㈢夫唯不爭，故無尤。㈣

㈠李載贄云：利物之謂善。凡利物者或不能無爭，無爭者又未必能澤於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卑；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順，彼或處逆；衆人處潔，彼或處穢；所處盡衆人所惡；夫誰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爲上善也。下七句皆聖人利物不爭之實。

嚴復云：以水喻道，道固無善不善可論。微分術數，起於無窮小，直作無窮觀，亦無不可；乃積之可以成諸有法之形數，求其胎萌，又卽在無窮小之內；此道之所以盡絕言蹊也。

㈡嚴復云：周易以善繼性，老子以善幾道。周茂叔曰：「誠無爲，幾善惡。」皆至言也。

㈢羅振玉云：「正」景龍御注景福三本並作「政」。

㈣「唯」，閔本作「惟」。

音均。　水爭道均。劉師培云：爭脂雙聲。故爭字古音近支。楚辭匹與程叶，說文甾讀若聘。杜按久古音几，而易乾象傳以道與久均，則道可與水均。　淵仁信均。　治能時尤均，能古通而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㈠揣而銳之，不可長保；㈡金玉滿堂，莫之能守；㈢富貴而驕，自遺其咎。㈣功遂身退，天之道。㈤

㈠嚴復云：此章反喻。「持而盈之」冲虛之反也。「揣而銳之」靜重之反也。馬其昶云：釋文揣治也。莊子曰：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毁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寬容博大，故不盈不銳而無爭。

㈡「銳」浙江官書局本作「梲」，今從宋河上公本作銳。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景福諸本皆作銳。

㈢馬其昶云：言衆人之所爭，不外此金玉富貴數端而明天道者，避之若浼也。

㈣柱按日本本治要自遺其咎，作還自遺咎。

㈤閔本「功」下多「成名」二字；日本本治要亦多「成名」二字；「道」下並有也字。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景福三本均作「功成名遂身退」；景福本「道」下有「也」字。

音均。　之巳之保守咎道均。奚侗云：之尤互轉，如易恆以道韵巳始也。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㈠能嬰兒乎？㈡滌除玄覽，能無疵乎？㈢愛民治國，能無知乎？㈣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爲乎？㈤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㈥長而不宰；是謂玄德。㈦

㈠孫詒讓云：自先秦西漢至今，釋此書咸無異讀，惟册府元龜載唐玄宗天寶五載詔云：頃改道德經「載」字爲「哉」，仍隸屬上句。

高延第云：「載」即「其車既載」之載。楚辭「載營魄而登遐」，王逸注：「抱我靈魄」。則靈魄即魂魄。高注淮南「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陽靈而動，魄陰顯而靜，二者相依，則神志常強」。抱一，相依之謂也。

柱按此章諸乎字，宋本閔本均無，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敦煌乙丙英倫諸本均無「乎」字，以後各乎字同。

㈡柱按「嬰」宋本作「孾」，俗字也。莊子庚桑楚篇老子曰：衞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郭注云：不離其性，還自得

也。

㊂張爾岐云：玄覽卽觀妙觀徼之觀。

杜按庚桑楚篇，老子云：『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无卜筮而知吉凶，非滌除玄覽不能也。管子心術篇云：能專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與此略同。

㊃俞樾云：唐景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爲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其義並勝，當從之。羅振玉云：『治』河上本作『活』『知』敦煌丙本同，景龍御注英倫三本均作『爲』。

㊄浙局本作無雌，今正。

莊子庚桑楚篇，『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羅振玉云：『門』敦煌丙本作『地』，『能無』敦煌乙丙二本均作『而爲』，景龍御注英倫三本均作『能爲』。下句『爲』景龍御注景福英倫本均作『知』，敦煌丙本亦作『爲』；敦煌丙本『天地開闔而爲雌』句，在『明白四達能無爲』句下。

嚴復云：凡六問皆前後相救之言。如愛民治國矣，而能無用知；天門開闔，由我而能爲雌；明白四達，而能無爲；如此之愛國治民，出於誠心；其雌乃雄之至，其無爲乃無不爲也。

奚侗云：易繫辭上『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此卽陰陽張弛之理，爲雌是以順受爲用。王弼本及宋河上本均作无雌。按：王注『能爲雌，則物自賓而處自安』，河上注『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是弼及河上原本均不作無雌也。顧寬本此兩句在『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之下。

㈥譚獻云：五十一章亦有『生而不有』四句，必有一衍誤。馬敘倫云：自『生之畜之』以下，與上文義不相應，皆五十一章之文。辟謂一本無『生之畜之』一句可證。卽此文王注亦五十一章之注，觀五十一章『是謂玄德』注文與此注文辭同而不完。又五十一章『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注曰：『爲而不有』，與經文不應；於『長而不宰』無注，皆足證此文爲五十一章錯簡。

㈦嚴復云：夫黃老之道，民主國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爲而無不爲；君主之國，未有能用黃老者也。漢之黃老，貌襲而取之耳。

音均　離兒疵知雌爲之有恃宰德均。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㈠ 挻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㈡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㈢

㈠朱熹云：「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轉運不窮。

㈡奚侗云：「挻」或作「埏」，非。說文「挻，長也。」挻从延聲，有延引之誼，故引申訓和訓柔。釋文引聲類云「挻柔也。」河上云：和也。」陶人治土必先柔和之而後可以爲器。「埴」「說文黏土也。」

㈢呂惠卿云：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其則不遠矣。至於身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有之爲利，而無無之爲用，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爲用，而無有之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以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無之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爲有之之利。

晉均　四用字均。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㈠ 五味令人口爽；㈡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㈢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㈣

㈠莊子天地篇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聽。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疏云：惾塞也，謂刻賊不通也。言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中傷顙額也。）四曰：五味濁口，使口爽厲。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㈡俞樾云：新序雜事篇引呂子「口爽」作「口噃」，可知口爽猶口噃，正與聾盲一律矣。奚侗云：淮南子精神訓「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疑「爽」乃「喪」之借字，由喪亡誼引申為敗，為傷。桂按：穸敦「爽」作「[illegible]」，毛公鼎「爽」作「[illegible]」；是古文二字形聲相近而譌。

㈢馬其昶云：行妨，妨農業也。

㈣李嘉謀云：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而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於外，腹止於內。

音均，　盲聾爽狂妨均，奚侗云：東陽兩部古相近。　腹目均。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㈠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㈡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㈢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㈣

㈠嚴復云：世俗無足以寵辱我也，以吾驚之，故有寵辱；亦無所謂貴大患也，自吾有身，而後有貴大患。

姚永概云：二句蓋古語也，故下文釋之。

㈡王弼本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宋刊河上本作「何謂寵辱，寵爲下。」俞樾云：陳景元李道純本均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辱爲下，」可據以訂諸本之誤。杜按俞說是也，今據正。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景福敦煌丙諸本均無「若驚」二字。又「寵爲下」景龍本「寵」作「辱」，景福本作「寵爲上辱爲下」。

㈢莊子知北游篇「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紀，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

又田子方篇「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

㈣莊子在宥篇「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无爲；无爲也而後可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

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嚴復云：通章「若」字皆作「如此乃」三字讀。

杜按宋本此兩句「天下」下「若」字均作「者則」二字；「寄」下「託」下均有「於」字。莊子大宗師篇「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游於物所不得遯而皆存。」莊子所謂「游於物所不得遯，」卽老子所謂「以身爲天下」之說也。如此則貴愛無窮，孰從而寵辱貴患之哉？此無身之指也。

音均　五驚字均。　三身字均。　四下字均。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㊁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㊂迎之

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㈣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㈤能知古始，是謂道紀。㈥

㈠蘇轍云：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摶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摶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可爾。

嚴復云：有可說，有可聽，有可摶；使其無之，將莫之視，莫之聽，莫之摶矣。夷希微之稱焉由起乎？然則道終不可見，不可聞不可摶乎？曰可。惟同於夷希微者能之。

易順鼎云：「摶」乃「搏」字之誤。易乾鑿度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列子天瑞篇亦同。搏循也。古音相近。宋陳搏字希夷，即取此義。四十七章王注引正作搏之不得，尤可證。

㈡李嘉謀云：既不爲色形氣之所囿，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爲一。雖寄於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雖歸於無物，而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羅振玉云：敦煌丙本「皦」作「皎」，柱按說文白部，「皦玉石之白也。皎，月之白也。」

㈢韓非子解老篇，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

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㈣莊子天運篇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无窮。

李嘉謀云：惚恍者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嚴復云：見首見尾，必有窮之物；道與宇宙皆無窮者也，何由見之？

㈤嚴復云「執古」二語，與孟子「求故」同一義；蘊科哲諸學，皆事此者也。吾嘗謂老子爲柱下吏，又享高年，故其得道，全由歷史之術；讀執古御今二語益信。羅振玉云：「御」景龍本作「語」。

㈥「能」宋本作「以」。然河上注云：人能知上古本始，是原本亦作能。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丙本廣明景福諸本均作「以」。景龍本「紀」作「己」。

音均　夷希微均。　結一味物均。　狀象恍均。　首後逆有始紀均。

十五章

古之善爲上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强爲之容。㈠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㈡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㈢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㈣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㈤

㈠『上』各本作『士』。俞樾云：河上公注曰：『謂得道之君也，』則『善爲士者』當作『善爲上者』。杜按俞說是也。文子上仁篇作『古之善爲天下者，』可證，今據正。易順鼎說同。嚴復云：十四章言道體，此章強容得道之士。

㈡文子上仁篇豫焉若冬涉川者，不敢行也；猶兮若畏四隣者，恐自傷也；儼焉若客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

㈢『客』各本作『容，』羅振玉云：景福本『容』作『客，』景龍英倫御注諸本均作『儼若客。』杜按『客』字是

也與下釋爲均

㈣嚴復云：「濁以靜之徐清，安以久動之徐生，」天演眞相，萬物之成由此。

㈤俞樾云：「蔽」乃「敝」之叚字。永樂大典「正」作「敝」。羅振玉云：景龍本作「能敝復成。」

馬其昶云：不必新成，雖敝猶成。

音均　川隣均。　客釋橫谷濁均。　淸生盈盈成均。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㈠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㈡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㈢

㈠莊子天道篇：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其心者，故靜也。又云：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文云：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馬其昶云：以上所云皆致虛守靜之事；以下推言其功效之所暨也。

㈠莊子在宥篇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於無窮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又云：女徒處无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无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无問其名，无闚其情，物固自生。杜按莊子所謂『各復其根而不知』即老子所謂『靜』也；『終身不離』即老子所謂『復命曰常』也。

㈡杜按宋刊河上本『妄』作『萎』。然其注云：『妄作巧詐，』則原本亦作『妄』。羅振玉云：景龍本作『忘』。

㈢音均　極篤作復均。　芸根均。　靜命均。　常明凶容公王均。　道久殆均。

十七章

大上，下知有之；㈠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㈡其次，侮之。信不足焉，㈢有不信焉，㈣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㈤

㈠韓非子難三篇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大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己。

胡適云：永樂大典本吳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柱按韓非難三及淮南主術，均與舊本同，則舊本是也。此謂太上之民止知有應得之賞罰而已；唯次者方言說其是，又次者乃畏其非，甚者乃侮其非矣。

㈡宋河上本閔本日本本治要均作『其次親之譽之』。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景福英倫諸本『而』均作『之』

㈢嚴復云：將亡之民，無不侮其政府者，英之察理，法之路易是已。羅振玉云：景龍御注二本均無『其次』二字。

㈣宋河上本無『不有信焉』四字。馬其昶本無兩『焉』字。羅振玉云：景福本『信』下無『焉』字，景龍御注英倫三本無上『焉』字。

㈤『悠』宋河上本馬其昶本作『猶』。羅振玉云：景龍本作『由』。馬其昶云：『其』讀爲『豈』。信不足而盟誓作，是貴言也。若夫功成而民不知，豈貴言哉？

音均　四之字均。　有譽畏侮均。譽从與聲，與以古通；侮从每聲，每从母聲。　焉焉言然均。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㊀慧知出，有大僞；㊁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㊂

㊀莊子馬蹄篇，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㊁閔本慧智作智慧。嚴復云：近世歐洲詐僞之局，皆未開化以前所未有者。

㊂淮南子道術訓，蹇重曰：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又云：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

音均，廢義僞和慈均，義僞本屬歌部，此古韻音合均也。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㊀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

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㈡

㈠莊子馬蹄篇,夫殘樸以爲器者,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者,聖人之過也。

嚴復云:以下三章,是老子哲學與近世哲學異道所在,不可不留意也。今夫質之趨之文,純之愈雜,由乾坤而馴至於未既濟,亦自然之勢也。老子還純返樸之義,猶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必不逮矣。夫物質而強之以文,老氏訾之,是也;而物文而返之使質,老氏之術,非也。何則?雖前後二者之爲術不同,而其違自然,拂道紀,則一而已矣。故今日之治,莫貴崇尚自繇:自繇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㈡徐大椿云: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後世尙文之事;聖人以爲此不足以治天下,故其令別有所屬,意如下文所云也。

音均　智倍義慈利有均。　足屬樸欲均。

二十章

絕學無憂。㈠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

哉！㈡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㈢我獨怕兮，其未兆，㈣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㈤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㈥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㈦而我獨頑似鄙；㈧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㈨

㈠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歸有光本以『絕學無憂』句屬上章。吳汝綸云：當爲此章之首，舊本是。

嚴復云：絕學固無憂，顧其憂非眞無也。處憂不知，則其心等於無耳。非洲鴕鳥之被逐而無復之也，則埋其頭目於沙以不見害己者爲無害，老子絕學之道，豈異是乎？

馬其昶云：仁者不憂，以其學道自廣也。若廢絕學問而無憂，則與世之多憂畏者，善惡相去幾何哉？且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不畏則禍患至矣。淮南引『人之所畏，』證夏商之臣讎桀紂，夙沙之民攻其君，亦言禍患之當畏也。衆人熙熙三句，正述其不學無所畏忌之狀。揚子雲言『人而不學，雖不憂，其如禽何？』深得其旨。後之說者皆失之。

杜按此章『絕學』卽六十四章『學不學復衆人之過』之說也。韓非子喻老篇以王壽負書而焚書爲學不學。又淮

南子人閒訓言秦牛缺遇盜，以言知而被殺，爲能以知知而未能以知不知。「知不知」卽「學不學」也。皆卽絕學無憂之說。

(二)「何若」各本作「若何，」羅振玉云：景龍御注廣明景福諸本均作「何若。」嚴復云：唯阿同而有差數，故曰幾何。善惡異而有對待，故曰若何。

(三)俞樾云：「如春登臺」與十五章「若冬涉川」一律；河上公作登春臺，非是。杜按宋河上本正作「如春登臺。」注云：熙熙淫放多情欲也；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淫淫然。

(四)「怕」各本作「泊，」此從宋河上本作「怕。」奚侗云：說文「怕，無爲也。」國語晉語「其魄兆於民矣，」注「兆見也。」未兆者未見於外，卽無爲之意。子虛賦所謂怕乎無爲者，卽此誼也。「怕，」王弼本作「泊，」傅奕本作「魄，」皆以同聲相借。

(五)「嬰」宋河上本作「攖，」誤。「儽儽」宋河上本閔本均作「乘乘，」羅振玉云：河上景龍御注三本均作「乘乘，」均無「兮」字，景福英倫二本作乘乘兮。

(六)「昏昏」宋河上本閔本均作若昏。

(七)「澹」宋河上本閔本作「忽；」「若海」上無「其」字；「飂」作「漂；」「止」上有「所」字。羅振玉云：「澹兮其若

海，」景龍本作「淡若海，」御注英倫二本作「忽若晦。」「飂兮若無止，」御注英倫二本作「寂兮似無所止。」

㈧「似鄙，」閔本作「且鄙。」俞樾云：「似」當讀爲「以」；「頑以鄙，」猶言頑而鄙。

㈨陶鴻慶云：傅奕本「我獨」下有「欲」字，據王注云：「人皆棄生民之本貴末飾之華，故曰我獨欲異於人，」是王所見本亦有欲字，而傳寫奪之。老子狀道之要妙，多爲支離惝怳之辭，曰「或」曰「若」曰「如」曰「似」曰「將」曰「欲」，皆此旨也。道不異人，人不異道，當以有欲字爲勝。

㈨劉師培云：「食母」義不可曉，疑「食」當作「得，」即五十二章之「得其母」也。佚周書武寤解「王食無疆，」朱駿聲曰：「食」字疑當爲「德。」孫詒讓曰：朱說是也。「德」正作「悳，」隸書悳食二字形近而誤。此亦然也。羅振玉云：御注本作「而貴求食於母。」

音均　憂阿何惡若均。熙牢臺孩歸遺哉均。　沌昏悶均。　海止以鄙世均。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怳惟忽。㈠忽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忽兮！其中有物；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㈢以閱衆父。㈣吾何以知衆父之然哉？以此。㈤

㈠「恍忽」各本作「恍惚」。羅振玉云：釋文出「怳」字，知王本作怳。「惚」景龍本御注本均作「忽」，下並同。杜按說文心部有怳與忽，無恍與惚。河上注云：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惟受垢濁處謙卑也。杜按「孔」有空而美之意，說文乙部「孔，通也，嘉美之也；从乙子，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

㈡羅振玉云：景龍本無三「其」字。嚴復云：有象之物，方圓是也；有物之物，金石是也；有精之物，草木蟲人是也。以夷希微之德而涵三有，甚精，故可以觀妙；有信，故可以觀徼；爲一切之因而有果可驗；物之眞信，孰逾此者。

㈢王弼云：至眞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㈣羅振玉云：唐寫本殘卷「衆」作「終」。杜按莊子天地篇謂「不足以配天者，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蓋足以配天者，而後可以爲衆父父；可以爲衆父父，而後可以閱衆父也。

㈤各本「然」作「狀」，茲從閔本作「然」。五十四章「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可證作「然」者是也。

音均　容從均。　物忽均。　恍象均。惚物均。　冥精均。　眞信均。　去甫此均。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㊀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㊁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誠全而歸之。㊃

㊀嚴復云：曲，一部分也。舉一部分則全體見矣。故中庸曰：『其次致曲。』天下惟知曲之爲全者，乃可以有得。故西人重分析之學。

馬其昶云：『則』猶『而』也。

奚侗云：易繫辭『龍蛇之蟄以全身也；尺蠖之曲，以求信也；』即此兩句之義。

㊁嚴復云：一者天下之至少，亦天下之至多。

㊂蘇轍云：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足，不自

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㊃馬其昶云：莊子論老子之學曰：『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苟免』即『曲』之意。曲者不求全而自能全。曲是推之，雖枉而直，雖窪而盈，雖敝而新，以其有抱一之道，無人我之分也。無人我之分則不爭；不爭則自處於一曲，而留其餘以處人。人與己各有所處，則免於爭；非惟不爭也，我有讓於人，人亦且奉於我，是之謂全。『曲則全，』古有此語，老子引而深有味乎其言也。

音均　直盈新均。　得惑式均。　明彰功長均。　爭爭均。　哉之均。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㊀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㊁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㊂ 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㊃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㊄

〔一〕馬其昶云：「希言自然，」即前所謂「不言之教无爲之事。」

奚侗云：希言順乎自然，與第五章多言數窮相反；以文例求之，必有偶語，上下或有挩簡。

杜按：章末「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二句，文意與上文不接，疑當在此句下。蓋非自然則有不信；不信，故有言；多言必窮，故下引飄風驟雨爲喻也。

〔二〕羅振玉云：景龍廣明景福英倫諸本均無「故」字，唐寫殘本無「故」字，「驟」作「趨」。杜按：日本本治要「天地」下有「也」字。嚴復云：萬物無往而不復；飄風驟雨，往往盛且疾也；故其復也亦神而速。

〔三〕各本重「道者」二字，俞樾云：淮南子道應篇引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可證古本不重道者二字。俞說是也。今據正。又按：日本本治要引此作「天地倘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則治要所據本道下亦當有道者二字。

嚴復云：道者同道，德者同德，失者同失，皆主客之以同物而相感者。

馬其昶云：同謂玄同，不分別，不矜異也。道德仁義禮，玄同則得之，分別矜異則失之。下篇「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即此失字也。

〔四〕馬其昶云：老子上道德，下仁義禮，而又曰：「失者同於失，」失即指仁義禮也。然則老子之薄仁義禮，薄其自分別，自矜異耳。若本玄同之道，以從事焉，雖於道德爲失，而於仁義禮，人亦未嘗不樂得之也。

㊄嚴復云：僣不足者主觀之辭；有不僣者客觀。羅振玉云：景龍、英倫二本無二「焉」字，景福本無下「焉」字。

晉均，儻失均。三儻之字均。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㊀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㊁ 故有道者不處。㊂

㊀宋河上本、閔本「企」作「跂」，羅振玉云：「企者不立，」唐寫殘本作「喘者不久。」嚴復云：此章反明二十二章之意。

㊁劉師培云：「食」亦當作「德」，「德」與行對。

宋河上本「在」作「於」。嚴復云：餘食者食而病者也。贅行者行而累者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害其全功；猶畫蛇添足，不惟無功，且以失酒矣。

奚侗云：司馬光曰「行形古字通用，」是也。列子湯問篇大形王屋二山，借「形」作「行」，可以互證。莊子駢拇篇「附贅縣疣，出乎形哉？」是其證。

㈢奚侗云：莊子駢拇篇「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企跨之徒，失道之正，故云有道不處。

音均　行明彰功長行均。　惡處均。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㈠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㈡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㈢大曰逝，逝曰遠，㈣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㈤人亦大。㈥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㈧

㈠莊子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无爲无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高延第云：晉書紀瞻傳顧彥先解「有物混成」二語云：卽易之太極。今按易繫辭韓伯注解太極云「有始於無，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陸德明音義「太極无也。」孔疏引老子云：「道生於一、卽此太極也。」皆本老子之說，則彥先之說信矣。混成卽十四章混而爲一之義。

嚴復云：老謂之道，周易謂之太極、佛謂之自在，西哲謂之第一因，佛又謂之不二法門，萬化所由起訖，而學問之歸墟也。

㈡嚴復云：不生滅，無增減，萬物皆對待而此獨立；萬物皆遷流，而此不改。

㈢嚴復云：其物本不可思議，人謂之道，非自名也。由字得名。

㈣嚴復云：無不至。

㈤嚴復云：不反則改；不反則殆；此化之所以無往不復也。

㈥杜按各本作「王亦大」，玆據說文作「人亦大」。說文大部大下云：「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是許君所見作人亦大也。段玉裁注云：「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按天之文从一大，則先造大字也。人儿之文，但象臂脛；大文則手足皆具，而可以參天地，是爲大。」則段氏本疑亦作「人亦大」也。不然，應申言今本作「王亦大」矣。今據正。人爲萬物之靈，爲天演中最進化之物，故曰人亦大。

奚侗云：兩「人」字各本皆作「王」。淮南道應訓引亦作「王」。蓋古之尊君者妄改之，非老子本文也。幸下文「人

法地」「人」字未改可資以證明。

㈦柱按此「域」字當亦作宇宙解。

㈧嚴復云：熊季廉曰「法者有所範圍而不可過之謂。」洵爲破的之詁：惟如此解法字，方通。

音均 成生均。 改世道均。 逝遠反均，奚侗云：逝遠爲韻，逝讀若鮮。如詩桑柔「逝不以濯，」墨子尙賢引作「鮮不用濯，」詩新臺以鮮韻泚瀰；谷風以嵬萎韻怨，皆其例也。 五大字均爲天然均。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行終日不離輜重。㈠雖有榮觀，燕處超然。㈡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㈢輕則失根，躁則失君。㈣

㈠「君子」各本作「聖人，」羅振玉云：景龍御注英倫三本均作「君子。」柱按作「君子，」是也。韓非喻老篇亦作「君子，」今據改。韓非子喻老篇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

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邦者人君之輜重也。

高延第云：重謂己身，輕爲天下；身治而後天下治，故云重爲輕根。三十七章，「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躁者多欲，惟靜足以制之，故云靜爲躁君。

嚴復云：二語物理公例，執道御時，則常爲靜重者矣。以靜重自重者，自有此驗。

㈡奚侗云：雖有榮華之觀，至於退朝燕處之時，遂覺超然自得，是靜可以制躁也。燕爲宴之借字，安也。

㈢日本本治要「輕」下有「於」字。奚侗云：十三章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以託天下；莊子讓王篇「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又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又云：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皆此兩句之誼。

㈣各本「根」作「本」，宋河上本閔本日本本治要均作臣。俞樾云：永樂大典本作「根，」今據正。

音均　根君均。　行重均。　觀然均。　主下均。　根君均。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㊀善數不用籌策；㊁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㊃是謂襲明。㊄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㊅是謂要妙。㊆

㊀嚴復云：南華養生主一篇，是此章注疏。其所以善行，善言，善數，善閉，善結，皆不外依乎天理。然何以能依天理？正有事在也。

㊁閔本作「善計不籌策。」羅振玉云：河上景龍御注英倫廣明景福諸本數均作「計」

㊂杜按淮南道應訓所引作「善閉者善結者」則上三句「無」上亦均當有「者」字。鈔本嚴復評本於此數句均增「者」字，是也。羅振玉云：景福本「行」下有「者」字。下「善言善數善閉善結」並同。廣明本同。

㊃嚴復云：管夷吾得此，故能下令如流水之源；又能因禍以爲福，轉敗以爲功。因物之性者，猶化學家因物之成分以爲成分化合者也。

㊄嚴復云：莊曰因明，老曰襲明，因卽襲也。

㊅嚴復云：人二善不善而已。吾能貴愛之，天下尙有棄者乎？

「師」下「資」下日本本治要均有「也」字。馬其昶云：見不善非徒以爲戒，又必教之使善，然後吾之善量足。是不善人，正善人爲善之資。

㊆嚴復云：得此而所爲必成，所交必固，所保必安，是謂要妙。然而道在因襲，非自爲也。

音均　迹謫策均。　開解均。　人人物物均。　師資師資迷妙均。劉師培云：妙靡雙聲，妙字古音在美字眉字之閒，故妙入脂類。又楚詞飽與蘗達協音。說文鷕從唯聲，今入小韻。少从丿聲，則凡少聲眇聲之字，古音皆當入脂類矣。不獨一妙字也。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㊀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㊁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㊂復歸於樸。㊃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以爲官長。故大制不割。㊄

㈠王道云：以剛柔言。

嚴復云：守雌者必知其雄；守黑者必知其白；守辱者必知其榮。否則雌矣，黑矣，辱矣，天下之至賤者也，奚足貴乎？今之用老者，只知有後一句，而不知命脈在前一句也。

羅振玉云：釋文谿或作『溪』，景福本亦作『溪』，景龍本作『蹊』，敦煌本作『奚』，下並同；敦煌本不重『爲天下谿句』，『常德』景龍本『德』作『得』，下二『德』字同。

㈡杜按『雄白榮』皆曰知，『雌黑辱』皆曰守；知者內也，守者外也，則老子之學，其於『雄』於『白』於『榮』可知矣。此非以爲陰謀也，外不雌不黑不辱，則與天下爭矣。

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本均不『重爲天下式』句。

王道云：以明晦言。

㈢王道云：以貴賤言。

㈣宋河上本閔本『樸』作『朴』，下句同。杜按說文木部云：『朴，木皮也。樸，木素也。』則作樸者本字，朴者段字。

㈤呂惠卿云：樸者眞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爲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無施而不

可，則無極不足以言之也。樸散則爲器，器之爲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以爲而已，非容乃公，公乃大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於無所事而已，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何事於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杜按莊子在宥篇黃帝問於廣成子曰：吾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郭注云：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官字之義，與老子此文同。

音均　雌谿谿離兒均。　黑式式忒極均。　辱谷谷足樸均。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㈠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不可執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㈡ 故物或行或隨，㈢ 或歔或吹，或强或羸，㈣ 或載或隳。㈤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㈥

㈠莊子在宥篇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己无爲。无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㈠羅振玉云：景龍景福敦煌三本均無『也』字。王弼云：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

嚴復云：老子以天下爲神器，斯賓塞爾以國爲有機體，眞有識者。

各本無『不可執也』句。劉師培云：王注『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也，』則『不可爲也』下，當有『不可執也』一句。文選干寶晉紀總論引文子引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爲也，不可執也。』正有此一句。杜按劉說，是也。今據增。

日本本治要『失之』作『失也』

㈢嚴復云：驗於諸或之中，知其不善者皆由於甚奢泰，是以去之，

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本『故』均作『夫』。

㈣『歔』宋河上本作『呴』。范應元本作噤。羅振玉云：御注二本作『呴，』景福作『煦，』敦煌二本作『噓』

㈤各本『載』作『挫』，范應元本作『培』，今從宋河上本閔本作『載』。

㈥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季孫好士，終身莊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常爲也；故客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晉均　之已器爲之之隨吹羸墮泰均。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㈠善㈡者果而已，㈢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㈣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㈤是謂不道，不道早已。㈥

㈠日本本治要「主」下無「者」字。俞樾云：唐景龍碑作「以道作人主者。」

嚴復云：人主凡一國之主權皆是，不必定帝王也。故孟德斯鳩謂伐國非民主之事，藉使爲之，適受其敝。何者？事義相反，不兩存也。

㈡羅振玉云：景龍敦煌二本，均無以上九字。廣明本「凶」作「荒」。

王弼本作善有。茲從宋河上本善者。王樹枏云：果讀如殺敵致果之果。

㈢嚴復云：不云勝而云果；有道之師，勝乃有果；不道者無果也。

㊃日本本治要「取強」下有「焉」字。俞樾云：「敢」字衍文。河上公注曰：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注中「不以」二字，卽本經文，其「果敢」字乃釋上文果字之義；王注曰：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亦「不以」二字連文；可證經文敢字之衍。唐景龍碑正作「不以取強。」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本均無「敢」字。

㊄俞樾云：傅奕本作「是果而勿強，」當從之。上文云：「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又云「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皆言其果，不言其強；故總之曰：是果而不強。正與上文果而不以，不以取強相應。讀者誤爲此句與果而勿矜諸句一律，遂妄刪是字耳。唐景龍碑亦有是字。

㊅嚴復云：不道之師，如族庖之刀，不折則缺，未有不早已者也。中國古之以兵强者蚩尤尙已。秦有白起，楚有項羽，歐洲有亞力山大，有韓尼伯，有拿破崙，最精用兵者也。然有不早已者乎？曰好還，曰早已，老子之言，固不信邪？至有始有卒者，皆有果勿強，而不得已者也。今中國方將起其民以尙武之精神矣。雖然，所望他日有果而已，勿以取強也。

晉均　還焉年均。　矜彊均，奚侗云：如易林坤之履梁禁相韻，比之中孚金鄉相韻。　老道已均。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㊀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㊁ 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㊂ 言以喪禮處之。㊃ 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㊄

㊀李慈銘訂正此章如下：

夫佳兵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喪禮處之。

陶方琦訂正如下：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戰勝以喪禮處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佳」各本作「佳」。「佳」閔本「兵」下無「者」字。王念孫云：佳古唯字。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王說是，佳佳形近而譌，今正。

嚴復云：此章與孟德斯鳩法意論政兵一篇，其旨正同。

㊁奚侗云：本章文誼多複疊而不聯貫，疑古注羼入正文，如王道說，自物或惡之至此，當删。

㊂日本本治要「殺人」下有「也」字。

㊃呂惠卿云：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也；以悲哀哭之，則是不樂殺人也。老子之察於禮學者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滅絕之意乎？

羅振玉云：景龍本無此句。

㊄奚侗云：此四語必非老子本文，即係古注羼入，亦極鄙淺，當删去。古以喪禮處兵事，不必戰勝也。

晉均　此章文多錯亂，故不言其韻。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㊀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㊁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㊂始制有名；名亦既有，㊃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

之在江海。㈤

㈠「樸」宋河上本閔本作「朴」。「臣」下各本有「也」；宋河上本閔本無，今從之。羅振玉云：景龍本「樸」作「朴」，景龍御注敦煌英倫諸本「莫能」作「不敢」，景福本作「莫敢」，又均無「也」字。嚴復云：樸者物之本質，爲五蘊六塵之所附；故樸不可見，任汝如何，所見所覺，皆附樸之物塵耳。西文曰薩布斯坦希。臣官、皆器也。樸散而後可臣。奚侗云：「道常」猶首章言「常道」。道本無名，彊名爲道；道無大小，以樸喩道，故爲小。

㈡嚴復云：「守樸」比「不離輜重」深一層。夫重靜樸之德也。爲輕根，爲躁君，我守其主，則萬物又安得而不賓哉？

㈢王弼云：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自降。我守其眞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㈣奚侗云：始卽首章無名天地之始。制，作也。道本無名，彊制作之爲有名。

㈤宋河上本此二句作「天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非是。羅振玉云：景龍本「夫」作「天」，無「亦」字，景福本「夫」作「天」，有「亦」字。御注景福英倫三本「可以」作「所以」，景龍敦煌二本均無此二字。焦竑云：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則有名矣。止者鎭之以無名之樸也。

㈤馬其昶云：既有君臣父子之名，卽有所當止之；則大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也。水止於江海，則不溢；人止於道，則不殆。

音均　名臣賓均均。　有止殆均。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㈠勝人爲有力；自勝者强；㈡知足者富；㈢强行者有志；㈣不失其所者久；㈤死而不亡者壽。㈥

㈠韓非子喻老篇、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

㈡韓非子喻老篇、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强。

㈢杜按老子貴儉，儉則知足。富貧二字之界說當曰：凡入多於出者曰富；出多於入者曰貧。然則雖日得百錢，儉而行之，日積五十，而時覺有餘，則富矣；雖累千萬，奢以施之，月虧萬金，而時覺不足，則貧矣。

㈣日本治要「有志」上有「則」字。嚴復云：志士界說在此。唯強行者爲有志，亦唯有志者能強行。孔子曰：「知其不可而爲之。」孟子「強恕而行。」又曰：「強爲善而已。」德哲噶爾第曰：所謂豪傑者，其心中常有一他人所謂斷做不到者。凡此皆有志者也。

㈤馬其昶云：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止於其死而不遷，則一念萬年，故曰久。

㈥日本治要「亡」作「妄」。意林作「妄」。嚴復云：苟知死而有不亡者、則壽夭一耳。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甚矣人不可以不識，不可以不求此死而不亡者。

音均　明強均。　富志久壽均。

三十四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㈠ 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㈡ 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㈢

㈠莊子秋水篇「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邱山也，則差數睹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也，則功分定矣。

嚴復云：大道常道也。左右之名，起於觀道者之所居。譬如立表，東人謂西，西人謂東，非表之有東西也，非道之有左右也。

羅振玉云：「而生」景龍御注敦煌英倫諸本「而」均作「以」，敦煌本又無「之」字。

㈡「衣養」宋河上本作「愛養」，羅振玉云：河上景龍御注英倫廣明景福諸本作「愛養」，敦煌本作「衣被」。俞樾云：衣養者，古字也。蓋衣字古音與隱同。故白虎通衣裳篇曰：「衣者隱也，」而愛古音亦與隱同。故詩烝民篇毛傳訓「愛」爲「隱」。

羅運賢云：「於小」「爲大」對文。於小猶爲小也。史記張儀傳，韓果稱爲東藩之臣。趙策「爲」作「於，」是已。

㈢宋河上本「以其終不自大」句，作「是以聖人終不爲大，」馬其昶本從之。

音均　右辭有主均。　大大大均。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㊀安平太。㊁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㊂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㊃用之不足既。㊄

㊀呂惠卿云：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也者，大象也。則孰能保我而不往哉？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

嚴復云：人皆有所執，特非大象。大象道也。卽上章萬物之所歸者。

㊁嚴復云：安，自繇；平，平等；太，合羣也。

㊂高延第云：歌舞飲饌，過者遇之，莫不留止；大道淡泊，故無味也，不足爲餌；至道希夷，故無見聞，不足爲樂也。然周而不殆，用之不可盡。既者，盡也。

㊃閔本「淡」作「澹」，陶鴻慶云：傅奕本「出口」作「出言」；「乎」作「兮」。據王注云：「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而二十三章「希言自然」注亦云：「下章言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也。」似所見本與傅本同也。豈言字闕壞爲口歟。

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本「口」作「言」。敦煌本「淡」作「惔」。景福本「乎」作「兮」，景龍本敦煌本均無「乎

其」二字。

㊄用之不足既，宋河上本「足」作「可」。

音均　象往均。　餌止味既均。

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則强。㊀ 魚不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㊁

㊀韓非子喻老篇：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强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未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故曰：是之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繆篆云：老子全書，多有韵之文。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以古

音考之，張強同部，廢奪同部，與與皆不同部。本文應爲將欲與之，必固廢之，將欲與之，必固奪之。故「廢」「奪」二字爲韵。依此則老子立言，方見圓偏。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者，老子宣告前王政治罪惡之言也。將欲與之，必固廢之；將欲與之，必固取之者，老子發明前王繼絕存亡之旨也。杜按此說於韵雖通；於下文文義頗難貫。

㊁莊子胠篋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以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中略）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杜按此章老子揭發君主之陰謀也。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

音均　張強與與明強均。奚侗云：蒸陽相轉，如易林豫之節堂翔行與相韵之例。魚陽相轉，如說文歧讀爲撫同之例。淵人均。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㊀侯王若能守之，㊁萬物將自化。㊂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㊃無名之樸，㊄夫亦將曰無欲；不欲以靜，㊅天下將自定。㊆

㈠李嘉謀云：道自無而入有，始於喜怒哀樂之萌，而極於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反，化化無窮，則愈失道矣。故聖人於其將流，則復以樸正之。

㈡日本本治要「若能」作「而能。」羅振玉云：景福本「若」作「而。」景龍御注英倫三本均無「之」字。嚴復云：老子言作用，輒稱侯王；故知道德經是言治之書。然孟德斯鳩法意中言「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則言禮；專制則用刑。」中國未嘗有民主之制也，雖老子亦不能爲未見其物之思想；於是道德之治，亦於君主中求之；不能得，乃游心於黃農以上，意以爲太古有之。蓋太古君不甚尊，民不甚賤，事與民主本相近也。此所以下篇八十章有小國寡民之說。夫「甘食美衣，安居樂俗，鄰國相望，雞狗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如是之世，即孟德斯鳩法意篇中所指爲民主之眞相也。世有善讀二書者，必將以我爲知言矣。嗚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

㈢杜按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郭注云：「迷者自思復，厲者自思善。」然則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桑庚楚居畏壘聞人戶祝而不釋，正欲正之以無名之樸也。

㈣嚴復云：文明之進，民物熙熙，而文物聲明皆大盛，此欲作之宜防也。老子之意，以爲亦鎭之以樸而已。此旨與盧梭正同。而與他哲家作用稍異。

㊄羅振玉云：據釋文王本似無此句。

㊅奚侗云：天下皆歸於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矣。無欲卽樸。莊子所謂「同乎無欲，是謂素樸，」卽此誼。

㊆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景福三本「定」均作「正」。

晉均　爲化爲均。　作樸樸欲均。　靜定均。

老子集訓下篇

北流陳　柱柱尊著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㊀上德無爲而無不爲；㊁下德爲之而有以爲。㊂上仁爲之而無以爲。㊃上義爲之而有以爲。㊄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㊅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㊆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㊇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㊈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㊉

㈠莊子馬蹄篇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

韓非子解老篇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德身也，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存，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有德。德則無德，不德則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杜嘗最愛庾信文「物受其生於天不謝」之語，爲深得老子上德不德之旨。

㈡韓非子解老篇所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爲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於爲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爲也，不以無爲爲有常。不以無爲爲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

各本作「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俞樾云：「無爲」與「無以爲」似無所區別。下文云：「上仁爲之而無以爲。」夫「無爲」與「爲之」其義迥異，而同言無以爲，其不可通明矣。韓非子解老篇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蓋古本老子如此。傅奕本正作「不」。俞說是也。今正。

㈢陶鴻慶云：「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當從韓非子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俞氏已訂正之矣。「下德爲之而有以

爲，」「以」字亦嘗作「不，」與上句反正互明。他書雖無印證。然可以注義推之。注云：「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求而得之，必有失焉；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此正釋經文有不爲之義。馬其昶本作「下德無爲而有以爲。」云「無爲」舊作「爲之，」誤同上義句；傳本又誤同上仁句。注家強爲之說，皆非是。今爲正之：德有上下，其無爲一也。以其不失德，故雖無爲之中，而仍有以爲。

㊃韓非子解老篇：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

㊄韓非子解老篇：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疏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杜按如韓非說，則韓昌黎作原道以辟老子，然其爲義字之界說曰：行而宜之之謂義。是韓愈亦不能外乎老子之說也。

㊅韓非子解老篇：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喻，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貌之所以喻內也。故曰：禮以貌情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

「仍」各本作「扔，」宋河上本，閔本均作「仍。」劉師培云：據韓非則「扔」當作「仍。」仍，因也。攘與讓同。謂因其肢體習爲遜讓，卽復恭敬盤手足之謂也。此言民雖不應而聖人行禮，猶復沿而不改。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景福三本「扔」作「仍。」

馬敍倫云：「攘」借爲「纕。」說文曰：纕，援臂也。「仍」「扔」音義同。說文曰：扔，捆也。捆，就也。

㊆莊子知北游篇：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今已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郭象注云：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損，損華僞也。華去而樸全，則雖爲，非爲也。

羅振玉云：景福本「故」作「夫。」韓非子解老篇：道有積而積有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陳澧云：文子述老子之言則云：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道德篇 此非老子之言，老之徒知仁義禮之不可無而爲是言耳。然又恐背老子之旨，故又曰：深行之謂之道；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所謂遁辭也。

劉師培云：據韓非則今本脫四『失』字。老子之旨，蓋言道失而德從而失；德失而仁從而失；仁失而義從而失；義失則禮從而失也。

張煦云：葛作『失德而後德。』

㈧韓非子解老篇：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閒，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杜按禮者文明之謂也。文明者人爲之效也。文明愈進，則詐僞愈進，故老子以禮爲亂首。觀吾國文字，爲僞二字古通爲一字，其義深矣。

㈨天明治要『始』下有『也』字。韓非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

布褁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章炳麟云：夫事不前識，則卜筮廢，圖讖斷，建除堪輿相人之道黜矣。巫守既絕，智術穿鑿亦因之以廢，其事盡於徵表。此爲道藝之根，政令之原。是故私智不效則問人；問人不效則求圖書，圖書不效則以身按驗。故曰絕聖去智者，事有未來，物有未覩，不以小慧隱度也。絕學無憂者，方策足以識梗概；古今異，方國異，詳略異，則方策不獨任也。

㈩韓非子解老篇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王先愼云：徑絕卽妄意度也）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故曰：去彼取此。

晉均　四德字均。　四爲字均。　德仁義禮首始均，仁从二聲也。　薄華均。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㈠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㈡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淸，將恐裂；㈢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

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㈣侯王無以貞，將恐蹶。㈤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㈥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㈦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㈧故致數輿無輿。㈨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㈩

㈠嚴復云：是各得之一，即道之散見也，即德也。

馬其昶云：道生一，一生二，二者陰陽也。一在陰陽之先，即易之所謂太極，不落形色，生天生地，皆此也。

羅振玉云：敦煌戊本無「萬物得一以生」句。

㈡「貞」宋河上本閔本作「正」。王念孫云：爾雅「正，長也。」廣雅「正，君也。」呂氏春秋君守篇可以爲天下正。高注「正，主也。」此作貞，借字。

馬其昶云：老子言道必及於侯王，救世之心切也。

㈢浙局王本無「一也」二字。天明治要亦無。今据宋河上本閔本增。按王弼注云：各以其一致此淸寧靈盈生貞，則王本原有「一也」二字。羅振玉云：敦煌本之下有「也」字。

㈣劉師培云：「發」讀爲「廢」。說文曰「廢，屋頓也。」

㈤紀昀云：各本作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蹶。劉師培云：當作『侯王無以貞，將恐蹶。』此承上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言。貞誤爲貴，後人因下文增高字。劉說是也，今據正。

㈥宋河上本閔本『高』下有『必』字。畢沅云：河上公『以』上並有『必』字。柱按今景宋本上句無必字

嚴復云：以賤爲本，以下爲基，亦民主之說。

劉師培云：淮南原道訓作『貴者必以賤爲號。』是古本如此，號指孤寡不穀言。

㈦宋河上本『穀』作『轂』，河上注云：孤寡喻孤獨；不轂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羅振玉云：景福本『謂』作『曰』。

畢沅云：不穀之義，自古皆作穀，善也。唯河上此注，與高誘淮南注作牙轂耳。按其義是也。

洪頤煊曰：禮記曲禮『於內自稱曰不穀』，鄭注：穀，善也。左氏僖四年傳『豈不穀是爲』字皆作穀。

㈧畢沅云：河上本作『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王弼本作『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柱按宋河上本亦作『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注云：『言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以曉人非乎，嗟嘆之辞。』則畢氏考之蓋未審也。嚴復鈔本從畢說河上本而删非乎二字。馬其昶本亦從畢說河上本作『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改耶爲邪。蓋耶俗字。

㈨『輿』莊子作『譽』。高延第云：『至譽無譽，』河上本作『致數車無車。』王弼本淮南子道應篇作『致數輿無

輿』各為曲說。與本文義不相附。陸氏釋文出譽字注云：『毀譽也。』是原本作譽。由譽譌為輿。自注：古輿作轝，輿譽相似故也。由輿譌為車。後人反謂釋文為誤，非也。莊子至樂篇『至譽無譽』，下又云：『天無為以之淸，地無為以之寧』云云，正引此章語，尤可證。羅振玉云：兩『譽』字今本作『輿』。釋文出數譽二字。知王本作『譽』，今據改。景龍本景福本作『數車無車。』御注本敦煌本作『數輿無輿』。敦煌本句末有也字。御注本『數輿』之『輿』作『輿』，殆是誤字。

嚴復云：數輿者一之反對。

㊉宋河上本『珞珞』作『落落。』高延第云：說文娽，隨從也。後漢書耿弇傳『落落難合』，注疏闊貌，言其乖異與人不相入。與隨從之義正相反也。

馬其昶云：人佩玉而棄石，故琭琭落落，顯然易別也。古之得一者，不欲妄生分別。故貴賤親疏，一以視之。

音均　淸寧靈盈生貞均。　裂發歇竭滅蹶均。　輿輿均。　琭玉均。　珞石均。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㊀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㊁

㈠嚴復云：不反則無以爲長久；不弱則無以必達。

杜按莊子知北游篇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此反所以爲道之動也。七十六章云『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此弱所以爲道用也。

㈡文子道原篇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

嚴復云：無不眞無。

杜按『無』篆文作『𣞤』說文亡部『𣞤，亡也，从亡，無聲。』林部，『無，豐也，从林𡘲，从大卌，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無與庶同意。』亡部『亡，逃也，从入乚。』乚部『乚，匿也，讀若隱。』然則推『無』字之本義，原非與有對待之無。道隱而未形，故謂之無耳。

音均　動用韵。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㈠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㈡故建言有之；㈢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㈣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㈤道隱無名。㈥夫唯道，善貸且成。㈦

㈠羅振玉云：御注本無「之」字。嚴復云：夫勤而行之者，不獨有志也，亦其知之甚眞，見之甚明之故。大笑者，見其反也。若存若亡者，知之而未眞，見之而未明也。

奚侗云：上智之士，信道甚堅，則勉强而行之；中材之士，守道不堅，則或日月至焉而已；下愚之人，不知道妙，以爲夸大而笑之。

㈡王念孫云：大猶迂也。牟子抱樸子皆作「大而笑之」。

俞樾云：王說是也。「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相對。傅奕本作「而勤行之，而大笑之」，蓋誤移而字於句首。然下句之有而字，尚可藉以考見也。

㈢閔本「言」下有「者」字。紀昀云：「有之」下一本有「曰」字。羅振玉云：敦煌本作「是以建言有之曰」。

㈣高延第云：視之不見，故若昧；爲道日損，故若退；夷，平也。纇，等也。柱按：纇一作類。和光同塵，故若纇；爲天下谿，故若辱；垢，汙也。受

天下之垢故若辱已獨取後，故若不足；偷苟且也。苟免於咎故若偷。渝，晴敝也。光而不耀，故若渝；無庢異之行，故无隅；不爲先，故晚成；聽不聞，視不見，故無形；功成不居，故無名。

嚴復云：學廣則謙；識明則懼；自修而後悟平生之多過；故曰：若昧，若退，若纇也。

易順鼎云：夷，平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刑之頗纇」服注「纇，不平也。」纇與夷正相反。故曰：夷道若纇，

㈤嚴復云：大音過乎聽之量，大象逾乎視之域。

㈥馬敍倫云：道借爲大，聲之誤也。隱當讀作「」。說文曰：「」，匿也。

㈦杜按莊子齊物論云：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此貸且成之誼也。

音均　行亡均。　笑道均。　昧退纇均。　谷辱足均。　偷渝隅均。　成聲形名成均。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㈠ 萬物負陰而抱陽，盅氣以爲和。人之所惡。㈡ 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㈢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㈣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㈤ 强梁者不得

其死，㈥吾將以爲教父。㈦

㈠嚴復云：道，太極也。降而生一。言一則二形焉。二者形而對待之理出，故曰生三。

案：侗云：淮南天文訓道者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繫辭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道與易異名同體。此云一即太極，二即兩儀，謂天地也。天地氣合而生和，二生三也。和氣合而生萬物，三生萬物也。

杜按：前章云『有生於無，』此云『道生一，』然則老子所謂『無』者道也。此道也，名之爲有，則不可見不可聞；名之爲無，則生有，故莊子知北游篇云：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㈡馬其昶云：抱負猶向背也。陽先陰後也。

㈢宋河上本『穀』作『轂』；天明本治要亦作『轂』。

㈣馬其昶云：稱孤寡不穀，無損於王公，強梁者求益而反損。

㈤『我亦教之，』天明治要『之』作『人』。嚴復云：夫公例者，無往而不信也。使人之所教，而我可以不教；或我教而異夫人之所教；凡此皆非公例。

㈥嚴復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公例之一，自古皆然；故可以爲教父。馬其昶云：周廟金人銘云『強梁者不得其死。』此古人所以教人者，吾亦教之。故舉其語而贊之曰：吾將以爲教父，言當奉此銘若師保也。

㈦焦竑云：母主養曰食母；父主教曰教父。羅振玉云：敦煌本『教』作『學』。

音均　死父合均。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㈠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㈡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㈢

㈠莊子秋水篇：風曰：指我則勝我，鰌我則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淮南子原道訓篇『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耼之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出於無有，入於無閒；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嚴復云：承上章「強梁者不得其死」而反言之。

馬敍倫云：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先，」當在此下。堅先閒均。

柱按據淮南原道訓則此文不應有「天下莫弱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句。然老子此文，無有入無閒，則疑當如淮南引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閒，」於文爲較順。道應訓引作無有入於無閒，疑「無有」上捝「出於」二字。

㊁嚴復云：無有入無閒，惟以太耳。

㊂奚侗云：七十章所謂「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

音均　堅閒均。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㊀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㊁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㊂

㈠杜按墨子貴義篇云：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及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此以身爲貴之說也。莊子外物篇云：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此以名貨爲重之說也。

嚴復云：馬季長曰：左手攬天下之圖書，右手到其喉，雖愚夫不爲，則身固重也，故曰：貴以身爲天下。楊朱所以得於老者以此。

㈡羅振玉云：景福本無「是故」二字。

㈢羅振玉云：此句之首，景龍本敦煌本皆有「故」字。嚴復云：知足知止，兩知字大有事在；不然，亦未可以長久也。

音均　身親均。　貨多均。　亡病均，此陽庚合韵也。　愛費均。　藏亡均。　足辱均。　止殆以久均。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盅，其用不窮；大直若屈，㈠大巧若拙，大辯若訥。㈡躁勝寒，靜

勝熱清靜，爲天下正。㊂

㊀「盅」各本作「沖」今從說文作「盅」。嚴復云：旣缺矣，旣沖矣，吾曷由識其大成大盈哉？曰自不弊不窮驗之，觀大直大巧大辯亦推此術而已矣。故老之道非其似者所得托也。

「缺」宋河上本閔本作「⿰垂夬」。「弊」閔本作「敝」。馬敍倫云：意林引作「鈌」。鈌⿰垂夬並缺之譌。六朝俗書「缶」旁與「垂」旁，往往相亂。莊子天地篇「以二缶鍾惑」，司馬本作「垂」。是其證。缶寫成⿱乇土，因復誤爲金也。

㊁莊子胠篋篇「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㊂徐大椿云：凡事相反則能相制；如人躁甚則雖寒亦不覺，而足以勝寒；心靜則雖熱亦不覺，而足以勝熱；由此推之，則天下紛紛紜紜者，若我亦用智術以相逐，則愈亂而不可理矣；惟以清靜處之，則無爲而自化，亦如靜之勝熱矣。

嚴復云：惟能爲天下正者，乃老之清靜也。

音均　缺敝均。　盅窮均。　屈拙訥均。　靜正均。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㈡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㈢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㈣

㈠韓非子解老篇：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嚴復云：純是民主之義。讀法儒孟德斯鳩法意一書，有以徵吾言不妄也。

㈡韓非子解老篇：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顧廣圻云將當作牸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也。

㈢浙局本無「罪莫大於可欲」句，今據宋河上本閔本增。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敦煌景福四本均有「罪莫大於可欲」句。

徐大椿云：天下所以無道之故何也？以其嗜欲之多，則必求所以饜其欲，而荒淫之事興，罪莫大焉。意願甚奢，而不知厭

足，則伎求無已，禍莫大焉。

㈣宋河上本無「矣」字。

音均　欲足得足均。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㈠其出彌遠，其知彌少。㈡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㈢

㈠天明治要作「以知天下」「以見天道。」韓非子喻老篇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闚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㈡文子精誠篇精神越於外，智慮薄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羅振玉云：景龍本『少』作『近。』嚴復云：出彌遠，知彌少，不可與上文反對看。作反對看，其義淺矣。其知所以彌少者，以爲道日損故也。夫道無不在，苟得其術，雖近取諸身，豈有窮哉？而行轍五洲，學窮千古，亦將但見其會通而統於一而已。是以不行可知也；不見可名也；不爲可成也；此得道者之受用也。

㊂韓非子喻老篇：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音均　戶下均。　牖道少均。　名成均。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㊀無爲而無不爲。㊁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㊂

㊀李嘉謀云：爲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爲日損也。

㈡閔本「無不爲」下有「矣」字。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本均無「而」字。

㈢嚴復云：雖有開創之君，櫛風沐雨，百戰苦辛。若漢高唐太之開國；顧審其得國之由，常以其無事者：非以其有事者也。若秦隋之君，所以既得而復失者，正欠此所謂無事者耳。誠哉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

晉均 此章無均。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㈠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㈡ 歙歙爲天下渾其心，㈢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㈣

㈠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本均無「常」字。呂惠卿云：聖人先得我心之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心爲心；猶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而已。聖之視己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

杜按此民主之義更明矣。

㈡羅振玉云：「德善德信」景龍本敦煌本「德」均作「得」，杜按第二十七章「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故不善者，吾亦善之。

㈢「歙歙」宋河上本作「怵怵。」閔本作「惵惵，」閔本以惵惵斷句。羅振玉云：景龍景福二本作「怵怵，」御注本敦煌本作「惵惵」

劉師培云：歙歙爲句。文選東京賦引作「惵惵焉」，惵惵即歙歙異文。焉與爲同。足證古本歙歙爲句。

馬敍倫云：老子本文當作「歙歙焉渾渾焉」，蓋老子之義，謂聖人之治天下，無所分別，百姓皆欲視聖人之動作，而聖人一切懷之而已。使曰爲天下渾其心，安得復曰天下皆注其耳目乎？

㈣奚侗云：注耳目者，視聽專也；視聽專則少私而寡欲；聖人則視若孩提以長以養而已。

音均　二心字均。　二善字均。　三信字均。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㈠ 夫何故？以其生

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兕；㊁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㊂夫何故？以其無死地故。㊃

㊀韓非子解老篇，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死；死之徒亦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亦十有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之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鬬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痤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避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游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世（注）（世各本作山，從顧廣圻校

改）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此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㈡杜按莊子人間世云：『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去其生生之厚，則於物無奪，而能去所厚者以養人；是順物之性而不逆者也，孰從而害之哉？夫生生之厚，死地也。無生生之厚，故無死地。

㈢『被』宋河上本閔本均作『避』。劉師培云：韓非作備，是古本。

㈣嚴復云：老言無死，佛言無生。

晉均　三三字均。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㈠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㈡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㈢

㊀杜按道者由也，由是而生者也，故曰道生之；德者得也，得是而後有生者也，故曰德畜之；由是賦形而爲物，而此物之所以成，又由乎天地靜動之力，故曰勢成之也；勢者力也。

㊁羅振玉云：御注本「萬物」作「聖人」。

㊂奚侗云：說文「亭民所安定也。」引申有安定義。廣雅釋詁「毒安也。」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敦煌景福四本均作「成之熟之。」

晉均　生形成均。　畜育毒覆均。　有恃宰德均。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㊀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㊁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㊂是謂習常。㊃

㈠羅振玉云，既得景龍景福二本得均作知，復守景福本守作知，蘇轍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㈡高延第云：兌，口也。口爲言所從出，門爲人所由行，塞之閉之，不貴多言，不爲異行，循其自然，不勞而理，卽復守其母之事也。尙口者窮，多爲者敗，徒長詐僞，無益於事，故不救。

㈢嚴復云：人之於禍，而常至於不救也，其始則爲之造因，其後則狃禍以爲無害。使見之於小，而守之以柔，烏由殆哉？又云：輕敵，將喪其寶，故守柔。

高延第云：有道之士，見微知著，故能明；柔可克剛，故能強。用其光，知白也；歸其明，守黑也。察見淵魚者不祥，不爲察察，故無殃。

㈣「習」閔本作「襲」。馬敍倫云：「襲」「習」古通，周禮胥師注曰：「故書襲爲習，」是其例證。羅振玉云：「謂」今本作「爲」，以全書例之，當作謂，據景龍御注敦煌諸本改。杜案羅說是，今據改。

音均　始母母子子母殆均。　門勤均。　事救均。　明強光明常均。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㈠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㈡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㈢是謂盜竽。盜竽非道也哉！㈣

㈠馬其昶云：使我者代百姓自我也。謂執政者張布條教，使我晝然知大道之當行，邪徑之可畏；以爲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不得不妨制之也。

㈡王念孫云：施讀爲迤，邪也。

㈢王弼云：朝，宮室也。除，潔好也。「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設一而衆害生也。

㈣「竽」各本作「夸，」今據韓非子改正。韓非子解老篇，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顧廣圻云：德經作唯施。王先愼云：貌飾也，下文所謂飾巧詐也。）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王先愼云：此大字衍。）佳麗也。（王先愼云：謂文采。）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飾

巧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王先愼云：此下未解厭飮食疑有脫文。諸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綵，帶利劍，厭飮食，而資財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杜按韓非子釋盜竽義甚精，當是古本，故今從之。姚鼐云：『韓非作『盜竽。』雖古而說自訛。』此所謂棄周鼎而寶康瓠者矣。宋河上本閔本『哉』上無『也』字。杜按有『也』字者是也。『也』當爲施之省借『盜竽非道施哉，』正承上文『行於大道惟施是畏』之語，而嗟歎之也。奚侗不知『也』之爲『施』，而遂以爲衍文矣。羅振玉云：『敦煌本無『也哉』二字。』則亦不識『也』字之義而刪之者也。

音均　知畏均。　除蕪虛餘竽均。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㊀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㊁ 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㊂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㊃

㊀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本『子孫』下無『以』字。韓非子解老篇人無智愚，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積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眞者，愼之固也。治家者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鄉之有餘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㊁羅振玉云：敦煌本乃作能，下四句乃字同。

㊂「邦」各本作「國」。據韓非子改作「邦」，蘇時學云：句皆有韻，獨國字與豐不叶，心竊疑之。及觀韓非解老乃「作修之邦。始悅然而悟。蓋東江固通韻也。漢人避高祖諱而改之。故下文以邦觀邦，亦作以國觀國。

㊃杜按此即孟子所謂「善推所爲」之義。以我身之欲如此，觀於他人，亦知其如此也；以我家之欲如此而知他家亦欲如此也；推而至於鄉邦，莫不皆然；乃至於今日之天下，與異日之天下，亦莫不皆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不可以推知。此所謂不出戶，知天下也。

音均　拔脫輟均。　身眞均。　家餘均。　鄉長均。　邦豐均。　下普均。　哉此均。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㊀ 毒蟲不螫，㊁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㊂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㊃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㊄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㊅

〔一〕莊子庚桑楚篇能兒子乎？兒子終日言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知，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忘其波。是衞生之經已。

〔二〕各本作『蜂蠆虺蛇不螫』，茲從宋河上本閔本作『毒蟲不螫』。兪樾云：『河上作「毒蟲不螫」，注云：「蜂蠆蛇虺不螫」，是此六字乃河上注也。王本亦當作毒蟲不螫。後人以河上本羼入之。』杜按兪說是，今據正。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敦煌景福諸本均作『毒蟲不螫』，釋文引河上本亦作『毒蟲不螫』。

王弼云：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毒蟲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

〔三〕『攫』宋河上本閔本均作『玃』。馬叙倫云：此文當作『猛獸不攫鷙鳥不搏』。淮南齊俗訓曰：『鳥窮則搏，獸窮則攫。』禮記儒行篇曰：『鷙蟲攫搏。』並『搏』『攫』連文。『據』『攫』形近而誤，又奪鷙字耳。成疏曰：『攫鳥，鷹鸇類也。』鷹鸇，正鷙鳥也。說苑修文篇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疑本此文，亦猛獸鷙鳥相對，攫搏相對，尤可爲例證也。

〔四〕『峻』王本作『全』。今依宋河上本閔本作『峻』。陸德明云：全如字，河上作峻，一本作朘，說文子和反，又子壘反，云：赤子陰也。』羅振玉云：敦煌本景福本亦作峻。

兪樾云，王弼作全，疑全乃会字，譌会字闕壞，與全相似，因誤爲全矣。

㊄『嗄』宋河上本作『啞。』畢沅云：『陸德明曰：常作嚘。玉篇作『終日號而不嚘。』說文解字有嚘字，云：語未定貌。揚雄太玄經『柔兒於號，三日不嚘。』易順鼎云：莊子正本老子。『嗄』即史記刺客傳『吞炭爲啞』之『啞。』索隱謂『啞瘖病也。』此章以螫據搏固作嗄爲韻，皆古音同部字；若作嚘，則無韻矣。

㊅杜按：祥，殃也。莊子德充符篇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益生爲逆自然。故曰：益生曰殃。墨子非樂上篇『降之百㱶，』畢沅云：㱶，祥字異文。非是。㱶，殃之異文。

音均　螫據搏固作嗄均。　常明祥強均。　老道已均。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㊀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㊁

㊀莊子知北游篇：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

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余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黄帝爲知言。

杜按白居易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爲知者，緣何自箸五千文？老子殆亦如黄帝所謂予與若終不近，以其知之者邪？

(二)呂惠卿云：玄同，則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也。其爲天下貴，不亦宜乎？

晉均門紛塵均。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一)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

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㈠我無欲而民自樸。㈢

㈠高延第云：上二章言養生涉世，此言治天下。奇正之術，但足自守，不足以得志於天下；欲得志於天下，必在乎道德。「以此，」指下八句。何以知無爲能得志天下？觀有爲者不能治天下，則知無爲能得之矣。

俞樾云：此數句（自以正治國至以此）當屬上章，如二十二章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五十四章「吾何以天下之然哉？以此。」並用以此二字爲章末結句，是其例。

奚侗云：「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疑涉五十四章而衍。

㈡楊增新云：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是老子所重者在道德不在法令也。世人因韓非有解老喻老篇，遂謂韓出於老，其誣甚矣。羅振玉云：景龍景福敦煌庚本「令」均作「物」。

㈢「樸」宋河上本作「朴」。羅振玉云：景龍敦煌景福三本「樸」均作「朴，」又敦煌本有「我無情而民自清」句。

音均　貧昏均。起有均。爲化均。靜正均。事富均。欲樸均。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㈠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㈡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㈢ 孰知其極？正復爲奇，善復爲妖；㈣ 人之迷，其日固久。㈤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㈥ 光而不燿。㈦

㈠奚侗云：以悶悶爲政，則天下渾其心而民德醇厚。范應元本「悶」作「閔」，「醇」作「偆」，非是。

㈡「缺」宋河上本閔本作「鈌」，徐大椿云：察察，煩瑣也；缺缺，虧玷也。上以欺僞防民，民之操行反多掩飾，而俗遂澆矣。

㈢韓非子解老篇：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存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謂之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所倚。」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禍兮福之所伏。

㈣「孰知其極」下，各本有「其無正」三字。紀昀云：一本正下有「邪」字，或謂「邪」當爲「衺」。奚侗本作「無止邪。」杜按此三字衍文。曲爲之說者非也。王注云：「言誰知善治之極乎？唯無可正舉，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止釋極義，不釋無正之義。其云「唯無可正舉」者，卽首二句注所謂「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之「無政」；其云無可形名，亦卽前注之「無形」；非釋此文之正字也。「其無正」三字，蓋涉上句而衍其字，涉注文而衍無正二字耳。

㈤韓非子解老篇凡失其所行之路而妄行之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

奚侗云：莊子駢拇篇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㈥「劌」宋河上本作「害。」

㈦「燿」宋河上本作「曜」，閔本作「耀。」

音均　悶醇均。　察缺均。　伏極均。　奇妖均，奚侗云：歌宵相轉，如易大過，過弱爲韻之例。　割劌肆燿均，奚侗云：割劌肆音轉，如冞音彌，數從冞得聲讀若寘。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㈠ 夫唯嗇，是謂早服；㈡ 早服謂之重積德；㈢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㈣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㈤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㈥ 是謂深固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㈦

㈠韓非子解老篇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㈡韓非子解老篇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不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是以蚤服。

㈢韓非子解老篇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㈣「克」宋河上本作剋。韓非子解老篇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而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人民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㈤韓非子解老篇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㈥韓非子解老篇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㈦「根」宋河上本閔本均作「蒂」。羅振玉云：釋文作「蔕」，敦煌御注景福三本作蔕。韓非子解老篇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原挩直字据俞樾校增)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晉均　嗇嗇服服德德克克極極國均。　母久道均。

六十章

治大國若亨小鮮。㈠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㈡神不傷人，㈢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㈣

㈠「亨」各本作「烹」。羅振玉云：釋文出烹注，不當加火，則王原本作亨。景龍本敦煌辛本均作「亨」。御注本敦煌庚本作「享」。柱按「亨」與「享」皆即說文之「亯」字。說文云：「獻也。从高省。象孰物之形。」段玉裁云：禮經言饋食者薦孰也。許兩切。十部。亯象薦孰，因以為飪物之偁。故又讀普庚切。亯之義訓薦神，誠意可通於神，故又讀許庚切。古音則皆在十部。其形薦神作「亨」亦作「享」。飪物作「亨」亦作「烹」。韓非子解老篇：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而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

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奚侗云：河上『注，鮮，魚也。』詩匪風『誰能烹魚，』毛傳『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矣。』此句與下不聯，疑有挩簡。姚鼐截爲一章。范應元本『鮮』作『鱻。』

杜按：韓非子解老於此前一二章皆順文逐句釋之。今釋此句之下即爲以道莅天下等句，而不雜釋他文。是此以下當無挩簡也。鮮與神人爲韻。又『治大國若烹小鮮，』言治國之當無爲，而『以道莅天下，』亦無爲之義，其誼相接。是本合爲一章也。

㈡韓非子解老篇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痤疽癉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疾人（原祟下有也字據王渭說刪）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

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高延第云：有道之君御天下，上下安於性命之情，不邀福，不稔禍；祈禱事絕，妖祥不興；故其鬼不神。莊子云：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又云：陰陽和靜，鬼神不擾。皆此義也。

㊂原作「非其神不傷人」。陶鴻慶云：非其二字蓋涉上文非其鬼不神而誤衍也。王注云：「道洽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所以爲神；道洽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不知聖之爲聖也。」猶云不知神之爲神，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是其所見經文本作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下文注所謂神聖合道是也。下文注又云：「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神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尤聖神對舉之明證。按陶說是也。今據刪。

㊃宋河上本作「聖人不傷」，挩「亦人」二字。

晋均　鮮神神人人人焉均。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天下。㈠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欲，㈡ 大者宜爲下。㈢

㈠羅振玉云：敦煌辛本「交」作「郊」。柱按此文猶云：大國當居下流，以其爲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也。下卽就牝以取喻。

㈡俞樾云：古「以」字與「而」字通。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猶曰：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兩句文義無別，疑有奪誤；當云：故或下以取小國，或下而取大國。

蓋卽承上文而申言之。一句作以，一句作而，以而互用。

王樹枏云：此卽孟子大事小，小事大，樂天畏天之義。

㈢魏源云：人各有欲而不知所以得遂其欲之道，如大國欲兼畜，小國欲見容，此天下之常情，而今皆以能下得之；則下之爲用也至矣。故凡天下之物，大者宜爲下。

吳澄云：小者素在人下；故凡天下之物，大者宜爲下。

杜按「下」字當作「謙下」解。非含垢忍辱不圖自強之謂也。知其雄，則內自強矣；守其雌，則外謙下矣；外不謙下，固足以起爭端；內不自強，亦足以招戰禍。蟻慕羊肉，羊肉慕蟻，戰爭之禍，強國固有罪，弱國亦應負責也。

晉均　四國平均。　兩人平均。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㈠ 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㈡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㈢ 故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㈣ 不日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㈤

㈠李哲明云：善人自與道親，固寶夫道；不善人雖與道違，而恃之而生，亦保於道，所以渾善不善而納於大同也。若善者與不善棄，示道之不廣矣。

㈡各本「尊」下無「美」字。俞樾云：淮南道應篇人間篇引此文並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是今本脫

下「美」字。胡適云行上脫「美」字，尊人爲韻。俞胡說，是也。今據增。

馬其昶云：美言之入人，猶市物之易售，故曰：美言可以市；尊行成於己，人尊仰之，如加被於其身者然，故曰：尊行可以加人。有道者之言行如此，雖有不善者亦感而化矣，何棄之有？此申言道爲不善人之所保也。

㊂馬其昶云：立天子，置三公，則有朝聘之享禮；駟馬充庭實而先之拱璧；玉以比德，故貴之也。然猶不如坐進此道之爲貴。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故曰坐進。此申言道爲善人之寶也。

㊃「何」下閔本有「也」字。羅振玉云：敦煌庚本無「何」字，辛壬本有之。

㊄馬其昶云：求以得，謂善人；有罪以免，謂不善人。此章言用人之道貴善而不棄不善，亦尙慈之所推也。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敦煌庚辛本均作「求以得，」王本景福本作「以求得，」庚本「得」下有之字。馬敍倫云：疑老子本「作不曰有求以得，有罪以免邪。」

晉均　奧寶保均。　尊人均。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㊀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㊁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㊂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㊃ 故終無難矣。㊄

㊀王弼云：以無爲爲居，以不言爲教，以恬淡爲味，治之極也。

㊁姚鼐云：大小多少下有脫字，不可強解。

㊂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辛本均無「其」字，下句同。韓非子喩老篇：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細也。

㊃杜按「猶」上據文義當有「易」字。謂易者猶難之。故終無難也。倘無易字，則猶字爲無所承矣。王注云：「以聖人之才，猶尙難於細易」。以「猶尙」釋「猶」，以「細易」釋「易」，可證王本原有易字也。羅振玉云：御注本作「由」。

㊄宋河上本閔本無矣字。

晉均　爲事味德易細易細大大均。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㊀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㊁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㊂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㊃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㊄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㊅

㊀『泮』天明治要作『破』。高延第云：此申上章之旨。安平無事之時，神志完固，易於照察；及其有事，神志紛擾，每不自持。以下十一句皆發明其安易持之故。

㊁天明治要無『是以』二字。羅振玉云：景福本敦煌庚壬三本，均無『是以』二字。

㊂高延第云：以上皆教人愼其始也。以下戒人愼其終。

㊃韓非子喻老篇：宋之鄙人，得樸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㈤韓非子喻老篇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事也者爲也；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儛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書藏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

㈥韓非子喻老篇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之力，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㈦音均。　持謀均。　泮散亂均。　土下均。　敗失敗失均。　事之始事均。　貨過均。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㈠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㈡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㈢與物反矣，㈣乃至於

大順。㈤

㈠羅振玉云：『將以愚之。』敦煌辛壬本『之』均作『民。』嚴復云：老之爲術至如此數章，可謂吐露無餘矣。其所爲若與物反，而其實以至大順。而世之讀老者，倘以愚民訾老子，眞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章炳麟云：愚之何道哉？以其明之，所以愚之；今是駔儈則欺罔人，然不敢欺罔其同類，交知其術也。故耿介甚。以是知去民之詐，在使民戶知詐。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何謂稽式？謂人有發姦擿伏之具矣。粤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夫人而能之，則工巧廢矣。『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遠而與物反。伊尹太公管仲雖知道；其道，盜也。得盜之情以網捕者，莫如老聃。故老聃反於王伯之輔。

㈡高延第云：莊子云：『至德之世，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族；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矣。』此不以智治國之福也。又云：『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此以智治國之禍也。

㈢王本『楷』作『稽，』茲從宋河上本作『楷。』羅振玉云：釋文嚴河上本作『楷式，』景龍御注景福敦煌庚辛壬

諸本亦作楷式，下同。高延第云：楷式，法則也。

㊃杜按民日趨於詐偽，而我鎮之以樸，以求復其初，故與物反。然不彫不琢，還其自然，故爲大順。

㊄王本作「然後乃至大順」，茲從宋河上本閔本删「然後」二字。又據宋本增「於」字。羅振玉云：景福本敦煌庚壬二本無「然後」二字。敦煌庚本「至」下有「於」字。

音均　治多均。　多與治均，猶菱或作蔆也。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㊀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㊁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㊂

㊀天明治要「王」下無「者」字。羅振玉云：景龍本無「者」字。淮南說山訓：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

能下之，是以能上之。

㈡各本無「聖人」二字。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景福敦煌庚辛壬諸本「以」下均有「聖人」二字，杜按有是也。今據增。馬其昶云：聖人欲崇上人，故以其言下之；欲推先之，故以身後之；非謂已欲上人先人也。金人之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此老子之說所自出。杜按此僞金人銘者襲老子耳。

㈢奚侗云：處上而不壓抑，則民不以爲重；處前而不壅遏，則民不以爲害。

晉均　下後均。　二爭字均。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㈠　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㈡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㈢　故能爲民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衞

㈠羅振玉云：敦煌辛本「謂」作「以」。景龍御注景福敦煌庚辛壬諸本均無「道」字。景龍本「大」下無「似」字，敦煌辛本三「肖」字均作「笑」。景龍本敦煌辛本「故」下無「似」字。王元澤云：肖者有所似。道爲萬物祖，故體道者物將似我，我豈似物乎？蓋有所似則是象彼，則彼大而我小矣。

徐紹楨云：肖，類也。天下皆謂我道大似無所類，而不知萬物皆我同類。唯其大而無所不類，乃一無所類耳。

杜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可名，以其有所肖也。有所肖，故可以言形容。凡能以言語形容者，皆有窮者也。烏得爲道哉？是故道者無所肖者也，不能以言語形容者也。

㈡宋河上本閔本無「也」字。

㈢各本無「夫」字。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敦煌辛諸本句首均有「夫」字。杜按有夫字是也。今據增。

韓非子解老篇云：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事理得；事理得，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

杜按此三寶，殆墨氏之學所從出。「一曰慈」者，兼愛也；「二曰儉」者，節用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者，非攻也。

㈣各本無「爲民」二字。羅振玉云：敦煌壬本「成」上有「爲民」二字。杜按有「爲民」二字，於義爲長。今據增。

㈤葉夢得云：三者推慈爲先，而復申之以爲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慈者出而衞之。此老氏所怛然有期於天下者歟？

音均　勇廣長均。救衞均。

六十八章

古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㈠善勝敵者不與，㈡善用人者爲之下。㈢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㈣是謂配天古之極。㈤

㈠高延第云：爲，治也。「士」卽左傳「請與之士戲」之「士」，謂士卒也。孫子云：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敵，皆不武不怒之義也。不與謂不待交兵接刃。孫子云：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卽勝敵不與之義也。

各本句首無『古之』二字。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辛本句首均有『古之』二字。杜按有者於義爲長今據增。

㈡『勝敵』宋河上本作『勝戰』。陶鴻慶云：與卽爭也。墨子非儒下篇『若皆仁人則無說而相與，』與下文若兩暴相爭云云，文義相對，是相與卽相爭也。

㈢宋河上本閔本爲下無『之』字。

㈣奚侗云：不武不怒不與，是不爭之德也。爲之下，是用人之力也。

㈤馬其昶云：『極』字疑在『古之』二字上。易鄭注：『三極，三才也。』天將救之以慈衞之，以人相天，故曰是謂配天之極。『古之善用兵者有言，』與『古之善爲士者，』『古之善爲道者』文句正同。奚侗本作配天之極。云：『天』下有『古』字，誼不可通；殆下章『用兵有言』句上有『古之』二字。古字錯入於此，而又挩一『之』字。

晉均　武怒與下均。　德力極均。

六十九章

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㈠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㈡扔無敵，㈢執無兵。禍莫大於驅敵；輕敵幾喪吾寶。㈣故抗兵相如，哀者勝矣。㈤

㈠吳澄云：爲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爲客，不得已而應敵也。

㈡呂惠卿云：退尺者，以逸待勞，以靜待躁。

㈢羅振玉云：景龍景福敦煌庚辛壬諸本「扔」均作「仍」，宋河上本閔本「扔」作「仍」。奚侗云：有敵若無敵，故云：扔無敵。是善勝敵者不與也。扔，說文因也。因就也。

㈣馬其昶云：申言所以退尺之意，自視若無行列可整，無臂可攘，無敵可就，無兵可執。故不敢輕敵，愼之至也。

㈤高延第云：慈故能勇，以戰則勝。不得已而用兵，亦惟慈者能勝。哀卽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之義，言其慈也。

俞樾云：哀字無義，疑襄字之誤，史記梁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哀王立。據竹書紀年無哀王。顧氏日知錄謂「哀」「襄」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又按秦哀公，陳哀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皆作襄公。是二字之相混久矣。襄者讓之叚字。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卽所謂讓也。

「如」各本作「加」。羅振玉云：敦煌辛本「加」作「若」。王本作「如」。杜按「如」義爲長。加疑如字形譌。今據

正。嚴復云：民日即於文明，使非勤之以哀，未有能得其致死者也。晉均 客尺均。 行兵均。 臂敵均。 陶方琦云：執無兵句，應在扔無敵句上。王弼注云：「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是王同此。馬敍倫云：陶說是。行兵臂敵，相間爲韻。羅振玉云：敦煌辛壬本「執無兵」句，在「扔無敵」前。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㈠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㈡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㈢

㈠李嘉謀云：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易行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爲可爲，無事可事，豈不甚易知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心動即僞；爲無爲而寂然不爲者未必是，事無事而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爲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

㈡蘇轍云：言者道之筌，事者道之迹，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

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㊂「希」，天明治要作「稀」，各本作「則我者貴」。羅振玉云：景福本「則」作「明」。敦煌庚壬二本「則我者貴」作「則我貴矣」。杜按敦煌本是也。今據改。嚴復云：二語對峙，非相從之子母也。

徐紹楨云：家天下已久，忠信薄而禍亂相尋。老子知其道之不行，亦行且遠引；是以有「知我希則我貴矣」之歎。褐，毛布，賤者所服。「聖人被褐懷玉」者，不欲自炫其玉而以褐襲之，亦求知希之意也。

晉均　知知均。　行行均。　知知均。　希貴均。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㊀ 夫唯病病，㊁ 是以不病。㊂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㊃

㊀杜按莊子知北遊篇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

而无為謂而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汝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无為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由此段觀之，則无為謂之知不知，所以為上矣；知與黃帝之不知而知，所以為病矣。

(二)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辛本均無此四字。壬本無下病字。

(三)羅振玉云：敦煌庚本無『不』字。敦煌壬本無此四字。景龍本敦煌辛本無『不病』二字。

(四)韓非子解老篇句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文王見詈於王門，(盧文弨云王卽古玉字)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

俞樾云：上文已言『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又言『以其病病，』則文複矣。韓非子喻老篇『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當從之。蓋上言病病故不病，此言不病故無病，兩意相承；不病者，不以為病也。韓非所謂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是也。無病則莫之能病矣，此越王所以霸，武王所以王也。

音均　六病字均。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㊀ 無陝其所居，無厭其所生。㊁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㊂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㊃

㊀宋河上本閔本「畏威」下無「則」字，「至」下有「矣」字。羅振玉云：景龍本無「則」字。敦煌庚本作「大畏至矣」，壬本景福本均作「大威至矣」。呂惠卿云：民不冥於道，而唯識知之尚，故生生厚，生生厚故輕死，輕死故不畏威。民至於不畏威，則無所不爲。此天之所自以明威而大降其虐也。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㊁「狹」王本作狎。宋河上本閔本作「狹」。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景福敦煌庚辛壬諸本「狎」均作「狹」。杜按「狹」乃「陝」之俗，今正作陝。奚侗云：狹即說文陝字，隘也。隘有迫誼。厭，說文笮也。此言治天下者無狹迫人民之居處，使不得安舒；無厭笮人民之生活，使之不能順適。

㊂馬其昶云：人不自厭其所生，則不見絕於天，亦不見惡於人。

㊃馬其昶云：人欲自見其長，自貴其生，皆病也。唯能自知自愛者，庶幾免焉。故去彼妄知，取此上智。

音均　此章無均。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㈠ 此兩者，或利或害。㈡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㈢ 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㈣ 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㈤

㈠淮南子人間訓：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而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

嚴復云：遯養時晦，犯而不校，得情哀矜，凡此皆勇於不敢者也。天下有不敢而勇者，其勇大矣。

㈡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景福三本均作「知此兩者」，敦煌庚壬二本作「常知此兩者」。

㊂列子力命篇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亦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損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㊃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辛本均無此句。

㊄徐紹楨云：天之道，繟然舒緩，似無所謀，而其謀則未嘗不周。蓋天若有網然，恢恢然甚廣大也；其網之目甚疏，而未嘗有漏也。

羅振玉云：釋文「繟」河上作「墠」，梁王尙鍾會孫登張嗣本作「坦」，敦煌庚本亦作「坦」，辛壬本作「不言」。

音均　殺活害均。　惡故均。　勝應均。　來謀恢失均。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㊀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得執而殺之，㊁孰敢？㊂常有司殺

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㊃

㈠尹文子大道篇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錢大昕云：老子救世之書也。周道先禮後刑，其敝至於臣強君弱。老氏知後之矯其失者，必以刑名進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衞之。』又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太史公言『申韓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此因韓非書有解老篇而特辯之，言其託於老氏而實失老氏之旨，後人誤會史記，乃謂道德流爲申韓，豈其然乎？

㈡羅振玉云：敦煌辛本『畏』上有『不』字。嚴復云：然而天下尙有爲奇者，則可知其不畏死。

奚侗云：奇謂奇衺。周禮內宰『禁其奇衺。』此言民若畏死，則吾執一奇衺之民而殺之，天下當無敢復爲奇衺者矣。

㈢『敢』下天明治要有『矣』字。

㈣宋河上本兩『者』字下均無『殺』字。熊季廉云：天擇司殺者也。

晉均　此章無均。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者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㊀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㊁

㊀杜按此老子欲救當時之亂，而特揭出其亂源以告之也。然天下後世之亂，曷有不由於此者矣。

宋河上本「饑」作「飢」。馬敘倫云：說文雖「饑」「飢」異字，倫謂如饑飢之異，其實一字。

㊁羅振玉云：敦煌辛本「爲」下更有「生」字。魏源云：我自厚其生，則人亦各欲厚其生。各欲厚其生而不得，夫安得不輕死乎？則是民之輕棄其生，由於生生之厚。而民之厚生，由於上之自厚其生，有以誘之，而又奪之也。則無以生者其賢於貴生明矣。末語老氏宗旨，因言俗弊，遂及之。而其意則深遠矣。

音均　饑饑均。　治治均。　死死均。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爲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㈠是以兵强則滅，㈡木强則折。强大處下，柔弱處上。㈢

㈠徐紹楨云：人生則肢體運動自如，似乎柔弱；死則身軀冷硬，似乎堅強。草木亦然，生則柔輭，死則枯槁矣。由此理觀之，是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

㈡高延第云：『兵強不勝，』所謂國雖大，好戰必亡也。『木強則兵，』所謂直木先伐也。

徐紹楨云：此章專以戒世之窮兵黷武者。自周秦以後，二千餘年，用兵以強而敗者不可以數。楚之敗於漢，王莽之敗於光武，曹操之敗於周瑜，劉備之敗於陸遜，其最彰明較著者矣。

『滅』各本作『不勝。』奚侗云：茲從列子黃帝篇改。杜按奚說是也。滅折均今據正。

㈢『折』各本作『兵。』宋河上本閔本作『共，』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景福敦煌庚辛諸本『兵』均作『共。』俞樾云：老子原文本作『木強則折，』因『折』字闕壞，止存右旁『斤，』又涉上句兵強則不勝，而誤爲『兵』耳。『共』

字則又「兵」字誤也。列子黃帝篇引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卽此章之文，可據以訂正。柱按俞說是也。折篆文作𣂚，說文在艸部，古文或有作𢪃者與兵字篆文作𠂢形極近，故譌也。古金文艸𠂢形多同。晉均　徒徒均。　滅折均。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㊀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㊁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㊂其不欲見賢。㊃

㊀柱按天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之道何獨不然。惟在上者生生之厚太甚，故復恃權怙勢，損不足以有餘，此天下所以亂也。唯有道者審乎此，常自損其有餘以補天下之不足，而又不欲人之德我；故天下之人，於不知不覺中，得其不平之平，而天下之亂乃可以稍弭耳。嗚呼，老子之智，何其見之遠也！

㈡宋河上本閔本「補」作「與」。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景福敦煌庚辛本「補」均作「與」。

㈢羅振玉云：御注景福廣明敦煌庚本「能」下均有「以」字。御注景福二本「餘」下均無「以」字。

㈣羅振玉云：景龍本作「斯不見賢」。敦煌庚本「賢」下有「也」字。辛本作「其欲退賢。」

音均　舉補均。　餘下均。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㈠以其無以易之。㈡弱之勝强，柔之勝剛，㈢天下莫不知，莫能行。㈣是以聖人云：㈤受國之垢，㈥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㈦正言若反。㈧

㈠呂惠卿云：天下之物唯水爲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爲能；則是攻堅强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水。是其無以易之也。夫水之

爲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老子數數稱之，何也？以天下雖莫不知，而莫能行也。

㈡羅振玉云：敦煌庚本作「无易之」，景福本作「以其无能易之」。

㈢羅振玉云：景福本「勝」作「能」；景龍本作「故弱勝強，柔勝剛」，敦煌庚本同，而無故字，御注本敦煌辛本作「故柔勝剛，弱勝強。」

㈣羅振玉云：景龍本敦煌辛本「不」均作「能」，陶鴻慶云：七十章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七十三章云「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此云莫不知，與前章之旨違戾，而淮南道應訓引與此同。此「知」字當訓爲見，言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見也。

㈤羅振玉云：敦煌辛本無「云」字；御注本「云」作「言」；景龍本作「故聖人云」；景福本敦煌庚本作「故聖人言云。」

㈥奚侗云：書湯誥篇「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莊子則陽篇「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任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此皆所謂受國之垢，與不祥者也。

㈦「謂」各本作「爲」。羅振玉云：今本作「爲，」「爲」從諸本改。杜按作「謂」是也。今據正。

㈧馬其昶云：聖人之言，是正言也。然受垢而又爲主，受不祥而又爲王，美惡若相反者，老子書中多此類，故自明之；翼讀

者之勿驚怖其言。

晉均　強鬬行均，　垢主均。　祥王均。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㊀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㊁

㊀馬其昶云：和大怨者，不能必其餘怨之悉泯，餘怨未泯，安可信其人果善我乎？蓋和怨在我，怨之忘不忘在人。

㊁各本首句無「故」字。羅振玉云：景龍御注敦煌辛本句首均有「故」字。杜按有者是也。今據增。馬其昶云：徹，卽善行無徹迹之徹。

奚侗云：廣雅釋詁云：「司，主也。」詩崧高「徹申伯土田，」毛傳「徹治也。」有德者怕然無爲不藏，是非美惡無責於人，而上下和合，故云司契。無德者愁五藏以爲仁義，矜血氣以規法度，欲求治而亂終不止，若和大怨之類，故云司徹。

音均　怨怨善人均。　契徹均。　親人均。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㈠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㈡

㈠各本作『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羅振玉云：敦煌辛本『作使民有什伯之器。』柱按有『民』字是也。與下句『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相同，今據增。嚴復云：漢陰丈人不取桔槔，則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者也。姚鼐云：上古建國多而小，後世建國少而大。然國大人衆，雖欲反上古之治，不可得也。故老子欲小其國而寡其民。柱按天下之亂，皆起於大國。大則恃其富強以壓迫弱小之國，而天下乃多事矣。

㈡莊子胠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

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棄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接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㈡勝復云：此古小國民主之治也。

晉均　食服均。　居俗均。　死來均。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㈠　既已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㈡

㈠俞樾云：此當作『信者不美，美者不信。』與下文『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一律。河上公注，於『信者不美，』注云：『信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是可證古本正作信者不美，無言字也。

㈡杜按我爲人，則人亦爲我，所以愈有也；我與人，則人亦與我，所以愈多也。此聖人所以崇讓，雖不爲己而勢不得不爲己也。愚者則不然，害人以爲己，奪人以爲己，於是人亦效之，而己終受其禍，而未蒙其益。嗚呼！惜乎！自古以來，尠有悟者也！

以上下篇竟